京剧彙编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第六十七集

鴛鴦譜

滕大尹

迷信誤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剧彙编

第六十七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

京剧彙編（第六十七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辑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單蔴線胡同3号）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开本：787×1092 1/32・印張：5・插頁：2・字数：110,000
1959年8月第1版　195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統一書号：10071・396　　定价：（7）0.46元

前　　言

編輯"京剧彙編"的目的，是为了給有关文化部門、戏剧团体、剧作家提供研究、整理、改編或演出的資料，使优秀的京剧傳統剧目，得到保存、傳播、繼承和發揚。

"京剧彙編"的資料，得到在京的戏曲团体、老艺人、剧本收藏家和前輩艺人的亲屬們的积極支持，貢献了他們自清代以来所珍藏的秘本，对繼承戏剧遺产、研究京剧沿革和今后的整理、改編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基础。我們將这些宝貴資料，按篇幅長短，分別以一个或几个剧目編作一集，陆續刊行。

"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曾搜集同一剧目几种不同的底本，加以校勘；或請在京的老艺人帮助訂正；年久失傳，暫时無法考証的孤本，仍照原本刊出。校勘的工作，以尽可能保存原来面貌为原則，仅对原本中錯别字和不够通順的句子，加以改正；間有过分冗杂，而無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損害原意的条件下，略作删动。

京剧傳統剧目，流散各地的很多，"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也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傳失眞的缺点。希望各地老艺人和剧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协助發掘，对編輯內容提出意見，使"京剧彙編"成为京剧遺产的忠实紀录。

由于資料有限，未能尽选善本；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和人力所限，在編审、校勘、印刷等方面难免有許多缺点，欢迎讀者和專家多多指教。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

目　录



鴛鴦譜

虞仲衡藏本

提　要

杭州孙寡妇，生一子一女：子玉郎，聘妻徐文哥；女珠姨，許字刘璞。刘璞有妹慧娘，选配裴政。均未完婚。

刘璞于花燭前突患病甚重，其母以“冲喜”为名，强娶珠姨。事为孙寡妇所疑，以子玉郎假扮其妹代之。花燭之夕，刘母命女慧娘代兄洞房伴嫂，少郎妙女，遂成佳偶。

裴父聞之大怒，控于乔太守。太守見木已成舟，遂命文哥改适裴政；珠姨仍归刘璞；玉郎、慧娘幸成眷屬。

第一場

〔刘秉义上〕

刘秉义　(引)脉理精通，按天干，須曉地支。

(詩)清江一曲抱村流，

長夏江村事事幽；

多病所需惟葯物，

微軀此外复何求！

〔家院暗上〕

刘秉义　卑人、刘秉义，乃杭州人氏。自幼習就医学，远近皆知。手中頗有积蓄。娶妻譚氏，所生一男一女。男名刘璞，自幼攻書，学業已就，如今一十六岁，尚未說娶亲事。女兒慧娘，一十五岁，生得聪明伶俐，已許鄰近开生葯店裴九老之子裴政为妻。只是我兒未定亲事，老汉常常憂慮。今日無事，不免將安人、女兒喚出商量一番。家院！

家　院　有。

刘秉义　請安人、姑娘出堂！

家　院　請安人、姑娘出堂！

〔譚氏、刘慧娘上〕

譚　氏　女兒蛾眉黛秀，鳳眼脉脉含情。

刘慧娘　腰如弱柳迎風，面似嬌花拂水。

刘秉义　安人！

譚　氏　員外！

刘秉义　請坐！

譚　氏　有坐。

刘慧娘　爹娘在上，女兒万福！

刘秉义
譚　氏　一旁坐下！

譚　氏　喚我母女所为何事？

刘秉义　我想女兒今已許配人家。只是你我刘璞孩兒尚未說妥亲事。喚你出来，商議与我兒討一房妻子。

譚　氏　想你我只生一子，必須要門当戶对、才貌双全。我可不要丑陋不堪、蠢笨愚頑的。

刘秉义　那是自然。

刘　璞　（內）走哇！（上）

（唱）五經四書俱讀透，

　　一心只想占鰲头。

爹娘在上，孩兒拜揖！

刘秉义
譚　氏　一旁坐下！

刘慧娘　哥哥，妹子万福！

刘　璞　妹子請坐！

刘慧娘　有坐。

刘　璞　啊爹爹、母亲，你們在此有什么事情商議哪？

刘秉义　要与你討房妻室。

刘　璞　給我說媳婦，也得先叫我知道，我認为可以，才算有效啊！

刘秉义　婚姻大事，自有父母做主。

刘　璞　咳，看你这个死腦筋！

譚　氏　我告訴你：我又沒有仨倆兒子，就是一个，早早說

妥，娶过来，一年半載，生个一男半女，我也好抱孙子啊！

刘秉义　也須有媒妁証人才是。

刘　璞　你說也得有媒人。誰是媒人？

刘秉义　还未商妥。

刘　璞　現在張六嫂来啦，托她办办，只要長得好看，就算成啦。

刘秉义　張六嫂今在何处？

刘　璞　在外头哪。

刘秉义　喚她进来。

刘　璞　六嫂快来！

〔張六嫂上〕

張六嫂　自己無別事，專为他人忙。

参見員外、安人！

刘秉义　六嫂到了，請坐！

張六嫂　告坐。

刘秉义　六嫂子好？

張六嫂　好什么！無非一天到晚穷忙！

刘秉义　到此何事？

張六嫂　这个——（視刘慧娘介）

譚　氏　女兒，回房去吧。

〔刘慧娘下〕

刘秉义　莫非为女兒之事么？

張六嫂　可不是嗎！您那裴亲家言說，要定期迎娶小姐过門。

譚　氏　我是一兒一女。姑娘出嫁，家中無人。先与我兒子說妥媳妇，家里有了人，再聘女兒。

張六嫂　但不知大相公要什么人家姑娘？

刘秉义　須要門当戶对。

譚　氏　只要孝順我們老公母倆就行。

刘　璞　六嫂子，我告訴你，别听这老公母倆的。我的事我得贊成才行。孝順不孝順，那都不要紧，只要小模样長得好就行。

張六嫂　現在有一家，不知成不成？

刘秉义　但不知哪一家呢？

張六嫂　就是那孙寡妇女兒，長的人品出众，温柔嫺靜。可不知有人家沒有人家。

譚　氏　你就替我們受受累吧。你瞧大爷他是人有人才，文有文才。到我們家丰衣足食，何等快乐。你要給說成，我后头院养着一只油鷄，把它給宰啦，請你吃鷄脖子。

刘秉义　休得取笑。若說成此事，重礼相謝。

張六嫂　那我們告辞啦！

刘秉义　我兒代送！

刘　璞　是啦。

〔刘秉义、譚氏下〕

刘　璞　我說六嫂子，孙寡妇的女兒長得好看不好看？

張六嫂　長的如同画上画的那个美人一样，不但才貌双全，而且描龙画鳳，無一不会。

刘　璞　你同我到那里瞧一瞧，行不行？

張六嫂　不行！孙寡妇自从她丈夫去世，家中只有一女，还有养娘和一个兒子，每日教子攻書，守节不嫁。家中沒有往来之人，可严極啦。

刘　璞　这么一說，我那个丈母娘也是个老頑固。

張六嫂　你先别套近乎，事情还不定成不成哪！

刘　璞　你快去吧！

張六嫂　你等着吧。

〔分下〕

第 二 場

〔孙潤上〕

孙　潤　（唱）云想衣裳花想容，

春風拂檻露华濃，

若非群玉山头見，

会向瑶台月下逢。

小生、孙潤，小字玉郎。先父下世，老母在堂，生我姐弟二人。是我讀尽詩書，功名尙未成就。自幼母亲与我聘定徐文哥为妻，尙未合卺。姐姐珠姨也尙未許字。今当母亲寿誕之期，不免將母亲請出，也好一拜。有請母亲！

〔孙胡氏上〕

孙胡氏　先夫早年丧，兒女度日光。

孙　潤　参見母亲！

孙胡氏　罢了，一旁坐下！

孙　潤　告坐。

孙胡氏　請出为娘，有何話講？

孙　潤　我姐姐哪里去了？

孙胡氏　現在綉房。待我喚她出来。（向內）珠姨女兒快来！

孙珠姨　（內）来了！

〔孙珠姨、养娘上〕

孙珠姨　風和日丽陽春景，鳥語花香惱人天。

母亲万福！

孙胡氏　罢了。

孙　潤　姐姐，兄弟有礼！

孙珠姨　还礼。母亲，喚女兒出来有何教訓？

孙　潤　今乃母亲寿誕之期，請出姐姐，与母亲拜寿。

孙　潤
孙珠姨　如此，母亲請上，受我姐弟一拜！

孙胡氏　生受你們了。

孙　潤　备得有酒，与母亲上寿。

孙胡氏　大家痛飲！

（唱）母子們在草堂开怀暢飲，

想起了兒的父早赴幽冥。

丢下了兒和女無人教訓，

幸喜得孙潤兒已長成人。

孙　潤　（唱）自幼兒遵母訓讀書守份，

終日里在窗前苦念詩文。

但願得金榜上有我名姓，

揚名声显父母荣耀門庭。

孙胡氏　（唱）虽然是我的兒功名有准，

男当婚女当嫁常挂在心。

虽然我兒功名上进，只是你姐姐無有人家，老身心中憂慮。

孙珠姨　母亲不必过慮。孩兒情願侍奉母亲，以尽孝道。

孙胡氏　你兄弟已聘定徐家之女为妻，早晚也該迎娶。

〔張六嫂上〕

張六嫂　离了刘家地，来到孙家門。

来此已是。开門来！

养　娘　（出門介）是哪个？
張六嫂　是我。
养　娘　六嫂到了，請进里面。
張六嫂　大娘今在何处？
养　娘　現在堂上。
張六嫂　煩劳通禀。
养　娘　随我进来。
張六嫂　孙大娘在上，我有礼啦！
孙胡氏　六嫂到了，請坐講話！
張六嫂　有坐。
孙胡氏　你姐、弟与六嫂見礼。
孙珠姨　六嫂万福！
孙　潤　小生有礼！
張六嫂　还礼！
孙胡氏　女兒，回房去吧。
孙珠姨　是。（下）
張六嫂　小姐几年未見，已長成人啦。
孙胡氏　倒也長成人了。六嫂到此何事？
張六嫂　大娘有所不知，只因开药店的裴九，托我与他兒子說妥刘大夫女兒慧娘为妻，目前就要迎娶，我到刘員外家中，他說道，先与大相公說妥妻室，家中有了人，再聘女兒。
孙胡氏　原来如此。
張六嫂　請問大娘，小姐今年青春几何？
孙胡氏　年方二九。
張六嫂　可曾有了人家？
孙胡氏　高不成，低不就。

張六嫂　大娘，大喜之日到啦！

孙胡氏　但不知哪一家？

張六嫂　我說的就是刘大夫的大公子，名叫刘璞，長的人品出众，仪表非俗。我看你們兩家倒也門当戶对的。

孙胡氏　但不知刘璞今年多大年紀？

張六嫂　一十六岁。女大兩，黃金長。

孙胡氏　老身应允。但不知刘家他可願意？

張六嫂　只要大娘应允，刘家那兒有我一面承当。沒有別的說的，事成之后，我得喝您一杯喜酒。

孙胡氏　六嫂，你对刘家去講，我家乃是孤兒寡妇，沒甚大妝奩，不过随常使用的粗布衣服，凡事不要見責。

張六嫂　話我給您說到啦，我就告辞去啦。

孙胡氏　恕不远送。

〔張六嫂下〕

孙　潤　母亲，倘若事成，必須置买妝奩。

孙胡氏　那个自然。正是：男大当婚女当嫁，

孙　潤　之子于归宜室家。

〔同下〕

第　三　場

〔裴九上〕

裴　九　（唱）买卖兴隆多茂盛，

根深叶茂大亨通。

〔張六嫂上〕

張六嫂　（唱）終日奔忙兩腿痛，

朝走西来暮走东。

来此已是。裴掌櫃在家無有？

〔蒼头上，开門介〕

蒼　头　是哪个？

張六嫂　是我。

蒼　头　六嫂到了？

張六嫂　可不是嗎！

蒼　头　待我回禀。

張六嫂　是啦。

蒼　头　張六嫂到了。

裴　九　六嫂到了，請坐！

張六嫂　有坐。

裴　九　六嫂，我那刘亲翁可好？

張六嫂　好。那里員外、安人問您好。

裴　九　請問六嫂，刘亲翁可曾应允？

張六嫂　刘員外說得好：等候大相公完婚之后，再聘女兒。

裴　九　但不知刘大公子可曾說妥亲事？

張六嫂　說妥啦，乃是孙寡妇的女兒，也是我办的。

裴　九　何日娶亲？

張六嫂　明日过礼，不日就要迎娶。刘員外叫我拜上您，多候几日。

裴　九　六嫂哪里知道，想我只生一子，如今年迈，早早迎娶过門，生下一男半女，我死也瞑目。媳妇到了我家，即如女兒一般，决不难为于她。就是妝奩薄厚，也但憑刘亲翁。

張六嫂　我的話說之再三，您就不必多言，也不过兩三个月的日期就是。

裴　九　六嫂哇！

(唱)風燭殘年时光暫，

早抱孙兒續香烟。

張六嫂　(唱)凡事俱有我去办，

保你兩家俱周全。

〔同下〕

第　四　場

〔四家丁抬礼物上，家院上〕

家　院　(唱)有福之人人服侍，

無福之人苦奔忙。

我、刘家家院是也。奉了員外之命，去至孙家过礼。就此走走！

(唱)終日奔波苦不尽，

劳碌只为口和身。(下)

第　五　場

〔孙胡氏上〕

孙胡氏　(唱)男婚女嫁母責任，

人留后代草留根。

〔孙潤上〕

孙　潤　(唱)人逢喜事乐不尽，

庭前瑞草色色新。

参見母亲！六嫂到了。

孙胡氏　喚她前来！

孙　潤　有請張六嫂！

〔張六嫂上〕

張六嫂　大娘，刘家差人前来过礼。

孙胡氏　喚他进来！

張六嫂　抬上来！

〔四家丁、家院抬礼物上〕

家　院　与安人叩喜！

孙胡氏　下面領賞。

〔四家丁、家院下〕

張六嫂　大娘，您瞧好不好？

孙胡氏　倒也不錯。

張六嫂　您那刘亲家也是头生兒子，也得要个样兒。

孙胡氏　但不知何日迎娶？

張六嫂　您老糊塗啦。日子您做主啊！

孙胡氏　也罢！就在本月二十一日迎娶吧。

張六嫂　那么，日子就依您，可万無更改啦！

孙胡氏　那个自然。

張六嫂　我就告辞啦！

孙胡氏　玉郎，看紋銀二兩，送与六嫂。

孙　潤　是。（取銀，遞与張六嫂）

張六嫂　謝謝大娘！（下）

孙胡氏　玉郎，看看日期將近，与你姐姐置办妝奩，也免临期有誤。

孙　潤　是。

孙胡氏　正是：女兒終身定，

孙　潤　百年大事成。

〔同下〕

第　六　場

〔刘秉义上〕

刘秉义　（唱）我兒喜期將临近，

〔譚氏上〕

譚　氏　（唱）懸灯結彩在我門。

〔家院上〕

家　院　啓禀員外、安人：大事不好了！

刘秉义
譚　氏　何事惊慌？

家　院　大相公在書房受了風寒，染病回家来了。

刘秉义
譚　氏　有这等事？快快扶了前来！

家　院　是。（下）

〔家院、二家丁扶刘璞上，坐介〕

刘秉义　（唱）一見我兒染重病，

譚　氏　（唱）怎不叫我痛在心！

刘秉义　好好服侍大相公臥房靜养。

〔二家丁扶刘璞下〕

刘秉义　媽媽，孩兒病得这样沉重，料必做亲不得。不如暫且回了孙家，另改日期。

譚　氏　你这个老东西，偌大年紀，說这糊塗話！人家病人見喜一冲就好啦。無有說停当，还要去相求。如今現成的事情，反要回它？

刘秉义　你看孩兒病体，凶多吉少。若娶来冲得好，此是万分之幸；倘若不好，豈不害了人家女兒？

譚　氏　你这老烏龟，只顧別人，不顧自己兒子。你我費了許多銀錢，定下一个媳妇，誰知孩兒命薄，临做亲却又病起来。今若回了孙家，孩兒無事不消說；万一有个山高水低，豈不是人財兩空？

刘秉义　依你之見，有什么主意呢？

譚　氏　依我的主意，叫張六嫂不要提孩兒有病，先娶过来，

当童养媳妇一样。等孩兒病好，另擇日期完婚；倘若不好，媳婦改嫁，我也好把咱們原定禮留下，再放她出去，豈不是万全之策？

刘秉义　唉！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下)

譚　氏　家院过来！

家　院　是。

譚　氏　告訴張六嫂，到孙家千万别說大相公病啦！

院　子　是。

〔分下〕

第　七　場

〔李不正上〕

李不正　自幼生来不务正，好管他人閑事情。

在下、李不正。是我爱管人家閑事，众街坊送我个外号，叫做"李多管"。这且不言。今有刘家說娶孙寡婦女兒，不日就要迎娶。昨日忽听刘璞得了風寒急症，看看病势沉重。今日閑暇無事，不免找孙家人告訴他們一个話兒。就此走走！

(唱)只为刘家出奇事，

　　正好借此說是非。

　　將身来在大街地，

〔孙潤上〕

孙　潤　(唱)見了李兄說端的。

李兄，小弟有禮了！

李不正　孙相公，慌慌忙忙为了何事？

孙　潤　李兄哪里知道，只为家姐，不日出嫁，因此小弟置买妝匳。

李不正　令姐可是許配我們街坊刘璞不是？

孙　潤　不錯，正是。

李不正　哎呀！我听說刘璞得了風寒急症，昨日晚上一家啼哭，許是病得厉害。

孙　潤　有这等事么？

李不正　我向来不会說謊話。你、你、你找媒人去問問吧。

孙　潤　如此，小弟告辞了！

(唱)听此言不由我大吃一惊，

回家去与母亲細把話云。(下)

李不正　(唱)他兩家这樁事由我口說，

眼見得刘家里就起風波。

哈哈哈！(下)

第　八　場

〔孙胡氏上〕

孙胡氏　女兒終身大事妥，郎才女貌天作合。

〔孙潤上〕

孙　潤　(唱)适才李兄对我說，

稟知母亲作定夺。

參見母亲！大事不好了！

孙胡氏　何事惊慌？

孙　潤　孩兒聞听刘璞身染風寒急症。特来稟知母亲。

孙胡氏　兒是怎么知道的？

孙　潤　兒在街前，遇見李多管，言說刘璞病势十分危急。

孙胡氏　那李多管他是怎么知道的？

孙　潤　他与刘家一牆之隔，听得十分真切。

孙胡氏　有这等事，張六嫂也該对我言講！

孙　潤　何不把六嫂喚来一問，便知明白。

孙胡氏　說得也是。养娘快来！

〔养娘上〕

养　娘　大娘何事？

孙胡氏　命你去喚張六嫂前来，快去！

养　娘　是啦。（下）

孙胡氏　这是哪里說起！

（唱）这才是好事情將要成就，

無情棒打断了鳳友鸞儔。

孙　潤　（唱）人生在天地間禍福造就，

劝母亲休煩惱再想良謀。

〔張六嫂、养娘上〕

張六嫂　（唱）孙大娘呼喚我急忙快走，

莫不是这內中有甚原由？

参見大娘！

孙胡氏　六嫂少礼。

張六嫂　您叫我什么事情啊？

孙胡氏　聞得刘公子身染重病，你怎么不对我言講？

張六嫂　这个——

孙胡氏　你要瞞我，害我女兒么？

張六嫂　大娘不必着急。刘公子偶染小恙，不是什么大病。到做亲那天，料他也就好啦。

孙胡氏　我聞得他病十分沉重，你怎說得这般輕易！这事非同小可。我千辛万苦，守成兩个兒女。你若賺了我的女兒，少不得和你性命相拚，那时不要見怪！

張六嫂　这——

孙　潤　六嫂，你对刘家去說，如果病重，何不等待好了另

擇日期？

張六嫂　这——

孙胡氏　况且年龄尚小，更不要操之过急！

張六嫂　好，我就照您这話去說。

孙胡氏　我不放心。养娘同去！

养　娘　是。

張六嫂　哎，大娘，您放心好啦，絕不会誤姑娘的事。

孙胡氏　养娘，你可同她前去，务必見到刘公子方好。

养　娘　是啦。

張六嫂　您請放心。

孙胡氏　六嫂哇！

（唱）男当婚女当嫁母当謹愼，

孙　潤　（唱）这件事切莫要草草而行。

〔孙胡氏、孙潤下〕

張六嫂　咱們走！

养　娘　走。

〔同下〕

第　九　場

〔刘秉义、譚氏、刘慧娘上〕

刘秉义　（唱）人生在世俱由命，

常言半点不由人。

譚　氏　（唱）我兒好好又染病，

刘慧娘　（唱）但請二老且寬心。

刘秉义　媽媽，刘璞孩兒病势吃葯無效，看看一日重似一日，如何是好？

譚　氏　据我說，不如請个医生看看，就許好啦。

刘秉义　叫我哪里去請？

譚　氏　大街之上自然有大夫哇！

刘秉义　如此，待我前去。

譚　氏　快点去。

〔养娘、張六嫂上。刘秉义出門介〕

張六嫂　到啦。小娘子少站，等我問問。

刘秉义　六嫂！

張六嫂　哎呀員外，大事不好啦！

刘秉义　何事惊慌？

張六嫂　孙寡妇知道大相公病重，要改日期。如若不然，就要罢亲！

刘秉义　这便如何是好？

張六嫂　她叫养娘跟我前来，要看看大相公病体輕重。

刘秉义　你不該叫她跟来。

張六嫂　是我再三攔阻，她如何肯听？我也無可奈何。且留她进去坐下，你們再想主意。千万可別連累我，免得日后生气。

刘秉义　不要害怕。

养　娘　六嫂，这是何人？

張六嫂　这是刘員外。

养　娘　員外万福！

刘秉义　小娘子，門外不好講話，請到里面。

〔刘秉义、养娘、張六嫂进門介〕

譚　氏　怎么回来啦？

刘秉义　孙家养娘同張六嫂到了。

譚　氏　喲！張六嫂来啦？

張六嫂　可不是嗎！小娘子，見过安人。

养　娘　安人万福！

譚　氏　少礼，坐下。

养　娘　員外、安人在此，我可不敢坐。

譚　氏　不必客气。張六嫂也坐下！

張六嫂
养　娘　告坐。

譚　氏　小娘子到此，不知亲家母有何話說？

养　娘　我們大娘聞得大官人有恙，放心不下，特叫小女子前来問候；二来上复員外、安人：若大官人病体初痊，恐未可做亲，不如再停几时，待大官人身体健壯，另擇吉日。

譚　氏　多承亲家母过念。大官人虽是身子有些不快，也是偶然伤風，原非大病。若要另擇日子，这断不能够的。我們办事不大容易，如若改日子，不又費一番手續？况且有病的人巴不得喜事来冲，他病也容易好。何况我家吉期已到，亲戚朋友都下了帖請吃喜酒。如今忽然改了日子，他們不說你家不肯，必說我們無錢娶不起。傳說出去，豈不被人耻笑？这都对兩家名声有碍！

养　娘　安人話虽說得是，請問大官人睡在何处，待小女子前去問候，回去也好报与我家大娘，叫她放心。

譚　氏　适才吃下發汗葯，正在發汗。我与小娘子代說一声就成啦。

养　娘　小女子到此，理当前去問安。

譚　氏　如此，姑娘！

刘慧娘　母亲！

譚　氏　你去看看你哥哥醒了沒有？

刘慧娘　是了。
譚　氏　(与刘慧娘暗語)快將你哥哥新房收拾收拾，去吧！
〔刘慧娘下〕
譚　氏　小娘子請！
养　娘　安人請！
〔同下〕

第　十　場

〔丫鬟拿茶盘、点心上，刘慧娘上，擺介，看介〕
刘慧娘　有請母亲！
譚　氏　(內)小娘子請！
养　娘　安人請！
〔譚氏、养娘、張六嫂上〕
譚　氏　(唱)新房內外多齐整，
　　　　　收拾妥当待新人。
　　　　小娘子請坐！
張六嫂　安人，您都收拾齐整啦？
譚　氏　小娘子你看，諸事俱已备妥，我这話說得不假吧？
养　娘　果然十分整齐。
譚　氏　預备点心，請六嫂、小娘子吃点兒点心再走。
养　娘　如此，叨扰了！
　　　　(唱)举目观看多整齐，
張六嫂　(唱)諸事不差半分厘。
譚　氏　(唱)上复大娘休二意，
刘慧娘　(唱)別錯良緣美佳期。
譚　氏　小娘子，上复大娘，就是娶过来，大官人还要在我

房中歇息，冲过了喜，待等三天，再將你家小姐送回。等大官人病好，連嫁妝一塊送来，然后洞房花燭，豈不是兩全其美？

养　娘　安人吩咐，小女子就稟知我家大娘便了！

(唱)多蒙安人好美意，

張六嫂　(唱)事已做成莫見疑。

〔养娘、張六嫂下〕

譚　氏　(唱)她二人却被我好話說去，

我料想这件事准保相依。

〔同下〕

第 十 一 場

〔孙胡氏上〕

孙胡氏　(唱)都只为我女兒出嫁日近，

偏偏地那刘郎病灾纏身。

我命那养娘去眞假看定，

怕的是耽誤了女兒終身。

〔張六嫂、养娘上〕

养　娘
張六嫂　參見大娘！

孙胡氏　回来了？

养　娘　回来啦。

孙胡氏　可曾看見新姑老爷？

养　娘　未瞧見。

孙胡氏　見过亲家母？

养　娘　刘亲家母言道，大官人偶然一时小恙，不要紧，見喜一冲就好啦。

孙胡氏　你不曾見过刘郎，想是病症危險？

养　娘　刘亲母言說，若改日子，兩家俱不好看。不如先娶过門，暫且分房單住；冲过了喜，三天之后，咱們再將小姐接回。候新姑老爷病好，連嫁妝一齐送去，再洞房成亲。

張六嫂　您听这話，还不放心？

孙胡氏　六嫂先回去，容我母子商量商量。

張六嫂　我听您的回話。（下）

孙胡氏　喚你大相公前来！

养　娘　大相公快来！

〔孙潤上〕

孙　潤　母亲一声呼喚，急忙来到堂前。

参見母亲！

孙胡氏　我兒一旁坐下！

孙　潤　告坐。

孙胡氏　我命养娘同張六嫂去到刘家，看他們諸事俱已齐备。

孙　潤　可曾看見我姐丈刘郎？

孙胡氏　未曾見过。

孙　潤　想是病体沉重？

孙胡氏　料者不差。言說若改日期，兩家俱有不便。

孙　潤　倘若病有危險，豈不誤了我姐姐的終身？

孙胡氏　我兒有何主意？

孙　潤　孩兒忙中無計。

养　娘　大娘，我倒有个兩全其美的主意。

孙胡氏　你有什么主意？

养　娘　我看相公与大小姐長得一般無二，不如叫相公替去，过三天回来，再換小姐，豈不是兩全其美？

孙胡氏　若三日不放回，那却怎好？

养　娘　若三天放回，不要說了；若不放回，箱內帶好道袍鞋袜，倘有三長兩短，取出道袍穿上，竟自走回，誰拉得住？

孙　潤　別事便可，这件事使不得！

孙胡氏　怎么使不得？

孙　潤　男扮女裝，后来被人曉得，孩兒怎样为人？

孙胡氏　縱然旁人曉得，不过是耍笑而已，那有何妨？

孙　潤　还是另想別計。

孙胡氏　你敢不遵母命！

孙　潤　兒去便去，不会打扮。

孙胡氏　便叫养娘与你梳洗打扮，同你前去。

养　娘　我同您去。

孙　潤　你不要哄我。

养　娘　不要紧的。刘大安人說啦，娶过見了喜，先不成亲，等过三天，刘大官人病好，另擇吉日再完婚。

孙　潤　（惊介）我不放心！

养　娘　都有我哪。

孙　潤　我不会梳头！

养　娘　我伺候您。

孙　潤　你可得跟着我！

养　娘　我是您跟班的。

孙　潤　什么礼节我也不懂！

养　娘　我教給您啊。

孙　潤　你教給我，就是教哥了。

养　娘　別胡說！

〔孙潤、养娘下〕

〔張六嫂上〕

張六嫂　大娘，商量好了沒有？

孙胡氏　就依他家。三天过后，必須將我女兒送回！

張六嫂　那是自然。

孙胡氏　就說我这里件件依从。

張六嫂　那么，我往刘家送信去啦。（下）

孙胡氏　正是：我不欺人人欺我，不知誰將騙誰人。（下）

第十二場

〔譚氏、刘慧娘上〕

譚　氏　（唱）眼看吉期日已到，
　　　　　　嬌兒病重好心焦。

刘慧娘　（唱）劝母亲休愁悶免去煩惱，
　　　　　　这严霜豈能打独根草苗？

〔刘秉义上〕

刘秉义　（唱）我二老所生下一子年少，
　　　　　　臨吉期又生病事有蹊蹺。
　　　　安人，你看嬌兒病体沉重，不如改期，候病好了，也还不迟。

譚　氏　前天孙家来人，被我說好，娶过来先不入洞房，三天再送回去，不能更改日子。你怎么又这样說起来啦？

刘秉义　不是，倘若我兒有了危險，豈不是誤了人家的女兒么？

譚　氏　你不必多虑，等張六嫂来了再說。

〔張六嫂上〕

張六嫂　參見員外、安人！

刘秉义
譚　氏　回来了？

張六嫂　回来啦。

刘秉义　孙家可曾依从？

張六嫂　依从倒依从啦，娶过三天，必須將新人送回，候大公子病好，連嫁妝一齐送来，再洞房成亲。

譚　氏　就这么办。

張六嫂　也得先拜堂！

譚　氏　可說得是。

刘秉义　你我的兒子躺臥在床，誰人拜堂？

譚　氏　不如叫慧娘先同她拜堂。

刘秉义　哪有兩个女子拜堂的道理！

譚　氏　咱們家又沒有第二个爷們，你叫誰跟她拜堂？这不过临时一会兒的事情。

刘慧娘　拜堂不过是礼节，就是我陪嫂子先入洞房，兩个年幼女孩，也沒什么关系，免得叫她一人独宿。

譚　氏　女兒說得有理。听人說，头天不能空房。

刘秉义　只好如此。家院！

〔家院暗上〕

家　院　在。

刘秉义　吩咐儐相走上！

家　院　儐相走上！

〔儐相上〕

儐　相　参見員外！

刘秉义　吩咐鼓　乐人等，俱要整齐，去往孙家迎娶，回来个个有賞。

家　院　是。

〔分下〕

第十三場

〔养娘、孙胡氏上〕

孙胡氏　門前悬灯結彩，今日喜气盈門。

〔張六嫂上〕

張六嫂　大娘，花轎已到門外。

孙胡氏　如此，养娘你与小姐梳妝打扮上轎！

养　娘　是。（下）

張六嫂　大相公哪里去啦？

孙胡氏　偶有小恙，躺在床上。

張六嫂　我說怎么不見哪！

孙胡氏　吩咐儐相，鼓乐吹打起来！

張六嫂　吹打上来！

〔四家丁、二轎夫、儐相上，吹打介〕

〔养娘扶孙潤女裝上，上轎介。四家丁、轎夫、儐相、孙潤、养娘下〕

孙胡氏　張六嫂，到了三日，必須將我女兒送回！

張六嫂　您放心，她不願意回来，我也得叫她回来。

孙胡氏　那就是了。

〔同下〕

第十四場

刘慧娘　（內唱）

吉期到偏遇着兄長有病，（上）

刘慧娘我只得替他成婚。

这才是未出閣紅鸞照命，（笑介）

偏有这薄命的女子苦叙裙。

我若是男兒汉欢欣不尽，

今夜晚免不了魚水欢情。

〔張六嫂、儐相上。丫鬟暗上〕

張六嫂　花轎已到門首。

刘慧娘　花轎已到。快請員外、安人！

丫　鬟　有請員外、安人！

〔刘秉义、譚氏上〕

刘秉义
譚　氏　何事？

張六嫂　花轎已到門首。

刘秉义　女兒，收拾拜堂！

〔刘慧娘下〕

刘秉义　儐相，贊礼上来！

儐　相　伏以：

一塊沉香木，

雕成玉馬鞍，

洞房花燭夜，

鴛鴦顛倒顛。

〔刘慧娘下場門上，孙潤上場門上〕

儐　相　先拜天地！后拜高堂！夫妻交拜！送入洞房！

〔孙潤、养娘、刘慧娘、丫鬟下〕

儐　相　儐相討賞！

刘秉义　下面領賞。

〔儐相下〕

譚　氏　你我去至病房，瞧瞧兒子！

〔同下〕

第十五場

〔养娘扶孙潤上，坐小边；丫鬟扶刘慧娘上，坐大边。丫鬟下。

起初更〕

刘慧娘　待我看看。（揭盖头看孙潤介）哎呀，怪不得六嫂說她美貌，眞是話不虛傳。可惜我哥哥沒福受用，今夜叫她孤眠独宿。我若是个男子，今晚好不快乐也！

（唱）怪不得張六嫂对我夸講，
　　看容貌可算得第一女娘。
　　这正是我哥哥無福受享，（看介）
　　薄命女偏又遇薄命兒郎。

嫂嫂，奴家有礼！

孙　潤　还礼！（看刘慧娘介）妙啊！

（唱）好一个風流女天仙一样，
　　亞似那嫦娥女降下天堂。
　　若能够今夜晚同入罗帳，（想介）
　　可惜我早定下徐家女娘。

〔譚氏上〕

譚　氏　（唱）才陪伴众亲友喜筵欢畅，
　　送客回到洞房看看女郎。

好容易亲友都走啦，我到新房看看兒媳妇。

〔丫鬟上〕

丫　鬟　安人来啦。

孙　潤　婆母！

刘慧娘　母亲！

譚　氏　罢啦。你瞧，媳妇長的如花似玉，与我那兒子正是一对。若得双双侍奉我二老，就是百年之后，口眼也就閉上啦。倘有一差二錯，媳妇归于別姓，豈不是空喜一場？閑話少說。姑娘！

刘慧娘　母亲！

譚　氏　你嫂子吃点什么沒有？

刘慧娘　沒吃什么。

譚　氏　孩子，你別不吃东西。你丈夫不过有些小恙，不能同房，我叫你妹子陪伴于你。

孙　潤　奴家自小最怕生人。婆母請放寬心。

譚　氏　你們姑嫂年岁相仿，即如姐妹，正好同处做伴。若嫌不稳，各自盖各自被褥。

刘慧娘　嫂子，我哥哥不过有些小恙，我先陪伴于你，这不过临时权变。等我哥哥病好以后，你們再拜花燭，难道說我还跟你一輩子不成？

譚　氏　这話你明白啦？丫头，去把姑娘鋪蓋搬过来！

丫　鬟　是。（下）

〔起二更〕

譚　氏　天不早啦，快快睡覚吧！

孙　潤　婆母請便。

譚　氏　正是：人留后代草留根，黑髮变成白髮人。（下）

〔丫鬟拿鋪蓋上〕

丫　鬟　拿来啦。

刘慧娘　放在床上！

丫　鬟　是。（放鋪蓋介）

刘慧娘　你們該歇歇去啦。

〔养娘、丫鬟下〕

刘慧娘　适才見你一些东西不吃，莫不是餓啦？

孙　潤　倒也不餓。

刘慧娘　嫂嫂，今后要什么东西，可对奴家說知，我去拿来，不要害羞。

孙　潤　多謝姑娘美意！

刘慧娘　(看花介)嫂嫂，头上的花兒眞好看哪！

孙　潤　妹妹要看？

刘慧娘　恭賀嫂嫂之喜！

孙　潤　妹妹休得取笑，今日还不是妹妹之喜！

刘慧娘　嫂嫂，夜已深了，安歇了吧。

孙　潤　妹妹先請！

刘慧娘　嫂嫂是客，奴家焉敢占先？

孙　潤　这个房中，还是妹妹是客。

刘慧娘　如此，占先了！

(唱)我嫂嫂生得来仙女一样，

又能言又能語盖世無双，

我这里脫衣服先入罗帳，(脫衣解裙介)

今宵里我嫂妹共枕同床。(入帳介)

〔起三更。孙潤关門，拿灯看刘慧娘介〕

孙　潤　好一个美貌女子也！

(唱)好一个青春的美貌女娘，

柳叶眉桃紅面臉帶風光。

我这里解罗裙牙床来上，(脫裙介)

誰料想裙釵女又变才郎。

妹妹，可睡着了？

刘慧娘　嫂嫂也来睡吧！

孙　潤　我看妹妹睡在那里，甚为寂寞，你我何妨共枕，也好講話。

刘慧娘　(坐介)如此也好。

孙　潤　(坐介)妹子今年青春几何？

刘慧娘　一十五岁。

孙　潤　許的是哪一家？

〔刘慧娘羞，轉眼介。孙潤挨近，坐介〕

孙　潤　你我俱是女子，何必害羞？

刘慧娘　就是开生葯鋪的裴家。

孙　潤　可知佳期定于何日？

刘慧娘　近日曾叫媒人再三来說。爹爹說奴年紀尙小，回脫他們再緩几时。

孙　潤　回了他家，你心下可不气惱么？

刘慧娘　你不是个好人！哄了人的話，便来戏耍。

〔孙潤笑介〕

刘慧娘　我不說你，你反来說我！

孙　潤　說我什么？

刘慧娘　今夜做亲，就是孤單一人，怎的不惱？

孙　潤　有妹妹在此，又有什么惱？

刘慧娘　这样說来，你是我的娘子！

孙　潤　我年岁長，我还是你的丈夫！

刘慧娘　我替哥哥拜堂，就同你丈夫一样。

孙　潤　你我不必爭論，做个女夫妻吧。（摸刘慧娘手介）

〔刘慧娘惊，推开孙潤手介〕

刘慧娘　你是何人？

孙　潤　我便是你的丈夫。

刘慧娘　哈哈！你若不說实話，我便稟知爹媽，叫你吃罪不起！

孙　潤　小姐，我是你嫂嫂兄弟玉郎。聞得你哥哥病势沉重，未知眞假，我母亲舍不得姐姐出門，又恐誤了你家吉期，故此把我假装姐姐一样，前来你家，等你哥哥病好，然后送姐姐过来。不想天定良緣，叫我与娘子成了夫妻。此情只有你我知道，不可泄漏也！

（唱）这也是我和你三生有幸，

天注定不須要月老冰人。

今宵里对花燭姻緣天定，

有道是一日夫妻百日情。

刘慧娘　（唱）悔当初老娘亲强把亲定，

又不該不改期强娶过門。

既然是我兄長身染重病，

就应該她一人独守孤灯。

偏偏地又叫奴陪伴做甚，

到如今顧不得有夫之人。

莫不是前世里姻緣有分？（想介）

〔起四更〕

孙　潤　（唱）这也是咱两人石注三生。

刘慧娘　（唱）無奈何我只得將錯就錯。

又誰知假交拜竟自成眞，

这也是母亲强娶过門，又叫我陪伴于你。誰知你我今夜成就姻緣，此情只有你我曉得，千万不可泄漏！

孙　潤　小姐，你我也是前世有分，我豈能忘了今夜恩情乎！

（唱）日后若把今夕忘，

怎对日月并三光！

刘慧娘　（唱）我好比織女星銀河渡上，

孙　潤　（唱）这也是天孙女巧配牛郎。

〔孙潤、刘慧娘同入帳介，五更介，孙潤、刘慧娘出帳介〕

孙　潤　小姐啊！你我之情，千万不可对旁人言講。待等三日之后，回家与我母亲商議計策，以便迎娶小姐。不知小姐你可願意？

刘慧娘　奴家与你成就夫妻，焉能再嫁他人？

孙　潤　我孙潤焉能忘却小姐之恩情乎！

(唱)既然与我成婚配，

迎娶过門做夫妻。

我若三心并二意，

皇天在上他不依！

刘慧娘　言重了！

(唱)听了孙郎一席語，

不由奴家笑嘻嘻。

赶快把我来迎娶，

你我一世做夫妻。

〔孙潤、刘慧娘同笑介，下〕

第十六場

〔譚氏上〕

譚　氏　(唱)人得喜事精神爽，

我兒病好已离床。

且喜媳妇娶过来啦，諸事都好，兒子兒喜一冲也好啦。就是她們姑嫂行坐不离，每天日上三竿才起，天一黑就睡，这里头有什么关系嗎？莫不成还有猫兒溺？有啦，我今日且到門外听她二人說些什么！

(唱)为什么她二人不离行坐？

怕的是这內中另有風波。

倘若是我女兒有了差錯，

我和他拚一个你死我活！(下)

第十七場

〔孙潤、刘慧娘上〕

孙　潤　（唱）每夜里我二人同欢同暢，

刘慧娘　（唱）男变女女变男顚倒鴛鴦。

孙　潤　（唱）这才是天作合無人料想，

刘慧娘　（唱）又誰知我替兄假做新郎。

〔养娘上〕

养　娘　（唱）前日里我大娘对我言講，

到三天要接回相公玉郎。

小姐，清早我回去，大娘对我言講，今已三天，就接回小姐，候大官人病好，再来重拜花燭。

刘慧娘　怎么着，要接你回去？

孙　潤　正是。

〔刘慧娘哭介〕

孙　潤　你且門外伺候！

养　娘　是。（下）

〔孙潤关門介〕

刘慧娘　相公，你要归家，倒也容易；只是我的終身怎么样啊？

孙　潤　此事我已千思万想，但你已許人家，我已聘了妻子，沒有計策挽回，如之奈何？

刘慧娘　你若無計娶我，誓以魂魄相随，决然無顏更侍他人也！

（唱）好馬不备双鞍轡，

烈女豈嫁二夫郎！

孙　潤　（唱）劝小姐你不必珠泪不断，

前也思后也想千难万难。

我家中已聘定徐氏女眷，

聞得你許裴家青春少年。

〔譚氏上，偷听介〕

孙　潤　（唱）我和你美姻緣將被拆散，

小姐呀！

想一个良謀策永結良緣。

譚　氏　开門来！

孙　潤　（惊介）是哪个？

譚　氏　是我！

孙　潤　婆母来了，待我开門。（开門介）

譚　氏　（进門介）你們倆人做什么？

孙　潤　不曾做什么。

譚　氏　沒做什么？慧娘，你做什么呢？

刘慧娘　女兒不曾做甚。

譚　氏　你們哭哭啼啼，有什么事情？

刘慧娘　無有。

譚　氏　我听見啦！

刘慧娘　听見什么？

譚　氏　我告訴你說，过来！

刘慧娘　是。

譚　氏　接嘴巴！

〔譚氏打刘慧娘介，刘慧娘出門，跑下，譚氏追下〕

〔养娘上，孙潤望介〕

孙　潤　养娘，事已敗露，如何是好？

养　娘　今若不走，禍不远矣！

孙　潤　这样如何走得？

养　娘　箱內現有道袍鞋袜，穿好逃走。

孙　潤　如此，看衣更換！

〔养娘与孙潤換衣介，同跑下〕

第十八場

〔裴九上〕

裴　九　（唱）我年老有一子甚为僥幸，

娶兒媳为的是接續后根。

誰想那刘秉义他不应允，

〔李不正上〕

李不正　（唱）我見了裴老丈再把話云。

原来是裴老丈，这廂有礼了！

裴　九　还礼！

李不正　您大相公喜事將近，可曾擇定吉日？

裴　九　刘家言道，与他兒子完婚之后，再聘女兒。

李不正　前日刘家娶的孙寡妇女兒，听說把孙玉郎娶来，跟他女兒慧娘成了亲啦。

裴　九　有这等事么？

李不正　我可是耳聞。他們家里天天吵鬧，您自己再調查調查吧！（下）

裴　九　气煞我也！

（唱）恨刘家养女兒家無教訓，

暗招那孙玉郎藏在家門。

我这里到刘家与他理論，（圓場）

不覚得来至在他的家門。

老烏龟，走了出来！

〔刘秉义上〕

刘秉义　（唱）忽听得語声高拍門甚紧，

今早起却为何眼跳心惊？

急忙忙走上前开門看定，

裴　九　（唱）罵一声老烏龟你枉为人！

刘秉义　裴亲家怒气不息，为着誰来？

裴　九　我就为你这老烏龟！

刘秉义　为我何来？

裴　九　前者我催娶兒媳，你执意不允。誰想你縱女卖奸，誘招汉子在家，做出無耻之事。有何面目与我講話？呸！呸！呸！

刘秉义　住了！

（唱）裴老九出此言全無理論，

因何故無情理出口伤人？

裴　九　（唱）养女兒受教訓父母責任，

既有夫就不該私招野人。

我和你到府衙当堂辯論！（扫一句）

〔裴九、刘秉义撕打，相揪下〕

第十九場

〔四龙套、二班头、書吏、門子引乔忠政上〕

乔忠政　（引）奉命守杭州，管民詞，为国分憂。

（詩）十載寒窗苦煎熬，

習就文武扶皇朝；

保境安民为主要，

只圖凌烟美名标。

老夫、乔忠政。乃关西人氏。自幼飽讀詩書，中年習过兵馬，曾中二甲进士。蒙聖恩职授杭州府。自到任以来，每遇詞訟，無不秉公而判，百姓人人誦德，个个称賢，有“青天”之名。今当放告之期，来，放告牌抬出！

众　役　啊！

〔裴九、刘秉义上〕

裴　九　（唱）养女兒做丑事全然不假，

刘秉义　（唱）都只为孙家的年幼小娃。

裴　九　（唱）我和你到公堂辯明眞假，

刘秉义　（唱）叩青天秉公断孙裴二家。

裴　九
刘秉义　寃枉！

乔忠政　（唱）因何事你二人互相厮打？

　　　　又因何街市上惹人笑煞？

　　　　快把那名和姓講了实話，

　　　　叫何名住何地哪里有家？

你二人姓甚名誰，因何扭打？一一講来！

裴　九　商人名喚裴九，开葯鋪为生。所生一子，聘定他女为妻。前日催娶，是他推却，誰想他縱女卖奸，將孙潤暗招在家，希圖賴亲。我到他家理論，反把小人辱駡。情急無奈，到太爷台前投告。他又赶来。太爷做主！

乔忠政　你叫什么名字？从实講来！

刘秉义　小人名叫刘秉义。我有一个兒子，名叫刘璞，已聘定孙珠姨为妻，迎娶之日事有蹊蹺。大人哪！

（唱）未曾开言泪流下，

　　　　尊声青天听根芽：

　　　　嬌兒聘定孙家女，

　　　　男扮女裝到我家。

乔忠政　他旣男扮女裝，你孩兒哪里去了？

刘秉义　因我孩兒得了風寒之症，我那媽媽叫女兒陪伴。后

来呀！

（唱）只望姑嫂伴玩耍，

　　顛倒鴛鴦事有差。

乔忠政　男扮女装，甚是为奇。难道就看不出来么？

刘秉义　婚姻乃是常事，哪有男子假扮的道理！因此未能留意。

乔忠政　孙家旣以女許你兒为妻，因甚又把兒子假装？其中必有緣故。孙潤可在你家？

刘秉义　已逃回家去了。

乔忠政　你二人暫且下去，等把人犯帶齐听审！

裴　九
刘秉义　是。（下）

乔忠政　来！拿我火签，傳孙潤母子衙前听审！

二班头　是。（下）

我想男扮女装，必有緣故也！

乔忠政　（唱）从未見男扮女分毫不差，

　　却为何又有女陪伴于他？

　　莫不是刘秉义不說实話，

　　賴婚姻圖彩礼拒絕裴家？

退堂！

〔同下〕

第二十場

〔孙胡氏上〕

孙胡氏　（唱）我的兒往刘家弟把姐代，

　　却为何数日間不見回来？

〔养娘、孙潤急上〕

孙胡氏　我兒为何这等模样？

孙　潤　母亲哪！
　　　　（唱）孩兒裝扮到刘家，
孙胡氏　你到了刘家便怎么样？
孙　潤　母亲哪！
　　　　（唱）誰知陪伴女嬌娃。
孙胡氏　他女兒陪伴于你，你为何不拒絕他呢？
孙　潤　母亲哪！
　　　　（唱）男女同床如戏耍，
　　　　　　鴛鴦顚倒事有差。
孙胡氏　我叫你去，不过权宜之計。你为何做出这般沒天理的事体？
孙　潤　也非孩兒情願，那刘亲家母再三叫她女兒同宿。
孙胡氏　你若三日便回，也不見得事敗。要你这不肖之子何用！
养　娘　小官人也要回来，怎奈刘大娘不肯。我恐他們做出事来，日夜守着房門也！
　　　　（唱）黃花幼女爱戏耍，
　　　　　　靑年男兒爱恋她。
孙胡氏　（唱）这是刘家自己差，
　　　　　　不該叫女兒陪伴他。
　　　　〔二班头上〕
二班头　来此已是。門上有人么？
养　娘　什么人？
二班头　你主人可在？
养　娘　現在中堂。
二班头　請来說話！
养　娘　是。大娘，衙門差人要見。

孙胡氏　待我看来。(出門介)你們是哪里来的?

二班头　太守差来，傳你母子衙前听审。

孙胡氏　你我母子前去。养娘!

养　娘　有。

孙胡氏　好好看守門戶!

养　娘　是。

孙　潤　这是哪里說起!

(唱)一时之錯人笑煞，

孙胡氏　(唱)母子一同到公衙。

〔分下〕

第二十一場

〔門子引乔忠政上〕

乔忠政　(唱)食王祿报国恩为官秉正，

上报国还須要下为黎民。

我居官为太守身負重任，

对强梁与惡棍絕不留情。

今早堂裴老九把刘家告定，

他只說縱女卖奸，恋了孙潤，暗招在家，一心想圖賴婚姻。

那孙家因何故把女兒藏定?

据我想这內中必有隐情。

我想孙家旣已將女許配刘璞，为何又叫兒子前去代替?偏偏有慧娘在內，其中定有隐情也!

(唱)旣將女許刘家有媒有証，

却为何叫孙潤男扮女身?

偏偏地那刘璞身染重病，
前世里造下了后果前因。

〔二班头上〕

二班头　孙寡妇母子带到。

乔忠政　吩咐升堂！

二班头　升堂！

〔四龙套、書吏上，站两边。乔忠政入内座〕

乔忠政　將他母子帶上来！

二班头　啊！

〔二班头下，帶孙胡氏、孙潤上〕

孙胡氏
孙　潤　叩見大人！

乔忠政　那一妇人姓甚名誰？

孙胡氏　孀妇孙胡氏。

乔忠政　孙胡氏，为何將你子男扮女裝，哄騙刘家，害他女兒？从实講来！

孙胡氏　大人有所不知，只因女婿病重，刘家不肯改期，恐誤了女兒終身，故將兒子扮去冲喜，三日便回。此乃一时权宜之策。不想刘秉义却叫女兒陪伴，做出这事，不怪我兒。

乔忠政　原来如此。来，喚刘秉义上堂！

二班头　刘秉义上堂！

〔刘秉义上〕

刘秉义　叩見大人！

乔忠政　当初你兒子旣然病重，就該另換吉期，你执意不肯，取其何意？

刘秉义　这——

乔忠政　假若那时依了孙家，你女兒怎能有此丑事？这都是你自己之錯，反連累了你的女兒。

刘秉义　小人不該听信妻子之言，如今悔之無及矣。

乔忠政　胡說！你乃一家之主，却听妇人之言。回去將你女兒帶来听审！

刘秉义　遵命。（下）

乔忠政　孙潤！

孙　潤　有。

乔忠政　你乃讀書知禮之人，一不該男扮女裝，二不該奸騙处女，該当何罪？

孙　潤　大人容禀！

（唱）母命裝扮到刘家，

亲母遣女陪伴咱。

乔忠政　她因不知你是男子，故令她女陪伴，乃是美意。你就該推辞！

孙　潤　大人哪！

（唱）小人执意来推却，

鴛鴦顚倒自怨她。

二班头　刘秉义父女到。

乔忠政　叫他上堂！

二班头　刘秉义父女上堂！

〔刘秉义、刘慧娘上〕

刘秉义　女兒叩見大人！

刘慧娘　参見大人！

乔忠政　刘慧娘，你旣替兄伴嫂，就該以禮相規，为何做出这等事来？

刘慧娘　大人容禀！

（唱）未曾开言心胆怕，
　　满面帶愧羞答答。
　　只因兄長病染下，
　　我母强逼奴替他。
　　心心相印难装假，
　　天作之合并头花。

乔忠政　啊！你抬起头来！

刘慧娘　謝大人！

乔忠政　呀！

（唱）好一个青年女嬌娃，
　　孙潤才貌也不差。
　　心內有了成全意，
　　將錯就錯成全他。

刘慧娘，你事已做錯，如今要归裴家，还归孙家？实說上来，老夫与你做主。

刘慧娘　大人哪！

（唱）私行苟合节义差，
　　势难于归到裴家。
　　太爷必須判离我，
　　削髮为尼著袈裟！

乔忠政　啊！裴九上堂！

二班头　裴九上堂！

〔裴九上〕

裴　九　叩見大人！

乔忠政　刘慧娘本該断归你家，但已失身孙潤、节义已亏，你若娶回，有伤門風，被人耻笑，她又有二夫之名，各不相安。今断与孙潤为妻，全其体面。孙潤

还你昔年聘礼，你兒子另娶一房，你的意下如何？

裴　九　媳妇已做丑事，小人自然不要。但孙潤破了我家婚姻，今又归他，反成全他二人之願，小人怎能甘心情願？原聘不要，求大人断媳妇另嫁他人，小人心平气和。

乔忠政　你既不願娶她，何苦与人做对？

刘秉义　回禀大人：孙潤已有妻子，小人女兒豈肯与他为妾？

乔忠政　孙潤，你既有妻子，不該害人。如今置此女于何地？

孙　潤　大人做主！

乔忠政　你妻子是何等人家，可曾过門？

孙　潤　小人妻室是徐雅女兒，尙未过門。

乔忠政　这就是了。裴九！

裴　九　有。

乔忠政　孙潤原有妻子未娶。如今他既得了你的媳妇，我將他的妻子断与你兒为妻，你意如何？

裴　九　大人明断，小人何敢違逆！但恐徐雅不允。

乔忠政　有老夫做主。將你子帶来！

裴　九　遵命。（下）

乔忠政　来！

班头甲　有。

乔忠政　喚徐雅帶女兒前来听审！

班头甲　遵命。（下）

乔忠政　刘秉义！

刘秉义　有。

乔忠政　你兒病体可曾痊愈？

刘秉义　痊愈多时。

乔忠政　既已痊愈，老夫做主，与孙珠姨擇吉合卺，你意如

何？

刘秉义　大人吩咐，小人敢不遵命！

乔忠政　回去將你兒帶来！

刘秉义　遵命。（下）

乔忠政　孙胡氏可曾听見？

孙胡氏　大人明断，孀妇件件依从。

乔忠政　回去帶你女兒前来听审。

孙胡氏　遵命。（下）

〔班头甲帶徐雅、徐文哥上〕

班头甲　徐雅喚到。

徐　雅
徐文哥　叩見大人！

乔忠政　你可是徐雅？

徐　雅　正是。

乔忠政　这是何人？

徐　雅　小人女兒，名喚文哥。

乔忠政　你女兒可是許配孙潤？

徐　雅　正是許配孙潤，尙未合卺。

乔忠政　因孙潤与慧娘苟合，难以挽回。老夫做主，將你女兒另嫁裴政，你意可否？

徐　雅　大人吩咐，小人焉敢不遵！

乔忠政　裴九已喚他子去了，等他来到，再做主見。

〔裴九、裴政上〕

裴　九
裴　政　叩見大人！

乔忠政　因孙潤誘了刘秉义的女兒，今已判为夫妇。老夫做主，將徐雅女兒断与你兒为妻，你可願意？

裘　九　大人公断，我等依从。

〔刘秉义、刘璞、孙胡氏、孙珠姨上〕

刘秉义
刘　璞
孙胡氏
孙珠姨　叩見大人！

乔忠政　胡氏，这是何人？

孙胡氏　孀妇女兒珠姨。

乔忠政　抬起头来！

孙珠姨　謝大人！

乔忠政　今年多大年紀？

孙珠姨　一十八岁。

乔忠政　可曾許配人家？

孙珠姨　我母做主，許配刘璞，尚未过門。

乔忠政　老夫做主，今乃吉期，正好过門。

孙珠姨　遵命！

乔忠政　刘璞！

刘　璞　有。

乔忠政　你多大年紀了？

刘　璞　一十六岁。

乔忠政　可曾娶过亲事？

刘　璞　說定孙珠姨为妻，定期迎娶。因我得了風寒之症，我母亲做主，不肯改期，叫我妹妹代替，才有这段丑事。

乔忠政　因你一人，才有这場是非。往者已矣！老夫做主，今乃吉期，当堂同拜完婚。

刘　璞　遵命！

乔忠政　老夫判断，你等可服？

孙　潤
刘　璞
裴　政
刘慧娘　大人公断，眞乃爱民如子，成全我等名誉，恩同再
孙珠姨
徐文哥

造，一方之保障，万民之父母也！

乔忠政　你等听判！

（唱）弟代姊嫁姑嫂眠，

一雌一雄有牵連。

以美玉配明珠适获其偶，

移干柴近烈火無怪其燃。

孙氏子因姐嫁而得媳妇，

刘氏女因娶嫂乃得夫男。

相悦为婚以义起，

所厚者薄事宜权。

許裴政改娶了孙郎之妇，

使徐雅另擇婿裴九兒男。

夺人妇人亦夺其妇，

息風波兩家免仇寃。

独乐乐不若与人乐，

三对夫妻均成全。

虽訂亲未合悉無瑕白玉，

十六兩原一斤魚水同欢。

以爱及爱非錯配，

成就了五百年美滿姻緣。

来！

众　役　有。

乔忠政　庫內取花紅三对，叫他們披挂起来，父母各自随橋

而去！

众　役　是。

〔众役取花紅与孙潤、刘慧娘等披挂介〕

众　　　謝大人！（下）

乔忠政　掩門！

〔同下〕

滕大尹

雷喜福藏本

提要

順天太守倪守謙，其妻去世，遺子善繼，貪財不孝；娶媳王氏，性極刁惡。倪繼納梅氏，生善述，日受兄嫂欺凌。

倪料善繼將霸家产，遂以画圖一幅遺梅氏，謂于危难之时持訴明官。

倪死，善繼不葬，后逐梅氏母子。梅氏持画控于滕大尹。滕从画中索得守謙遺囑：所有家产俱归善繼，唯庭东小房分与善述。滕依其言，假托守謙陰灵出現，断案，善繼信从。旣啓其壁，見藏有黃金千兩、白銀万兩。善繼悔恨而死，家財尽归善述。

第　一　場

倪善繼　(內)啊哈！(上)

讀書学孔孟，金榜选鰲头。

学生、倪善繼。自幼嬌生慣养。我爷爷他老人家，疼爱孙子，不教我爸爸倪守謙管我。这一来把我慣成無法無天，我要嫖就嫖，要賭就賭。有的是老寃小子掙下的財产，我随便花吧。今天天气清和，正好賭場走走！

(唱)閑中無事去散悶，

寻花問柳喜气生。

斗牌押宝我战胜，

且到賭場走一程。(下)

第　二　場

赵甲貴
何丁訓　(內)走啊！(上)

赵甲貴　自幼生来好賭博，

何丁訓　專为消遣与快乐。

赵甲貴　我、赵甲貴。

何丁訓　我、何丁訓。

赵甲貴　請了！

何丁訓　請了！

赵甲貴　这几日不到賭場取乐，是什么緣故哪？

何丁訓　只因倪善繼狡猾，斗牌、押宝不公道，我輸的連条整裤子都沒有啦。

赵甲貴　我倒有發財的法子。我嫂子王氏，是个小寡妇，要給倪善繼做老婆。你給拉拉这皮条縴。我先在家跟嫂子商量一个好計，教她到倪善繼家去打虎。事情成啦，她撈稠的，咱們哥倆分稠的；她撈稀的，咱們哥倆分稀的。你我坐地分贓怎么样？

何丁訓　这个喜事，我倒願意做。只是王氏嫂子又毒又狠，她把她爷們都折磨死啦。那倪善繼是个公子哥兒，哪肯娶她哪？

赵甲貴　我有好計。賢弟附耳上来！

〔赵甲貴与何丁訓耳語介〕

何丁訓　計倒是好計。只要善繼願意做这門亲事，我就能教他上了这个圈套。大哥，候喜信吧！（下）

赵甲貴　看他此去，但願說成，我小子可就走紅运啦。正是：有智取財利，無謀誰管誰！（下）

第　三　場

王　氏　（內）啊哈！（上）

（念）妇人好学毒辣，

　　一村人人都駡；

　　雌威压倒活王八，

　　縮头汉子准怕。

我、王氏。配夫赵甲瑞，不幸短命死啦。剩奴家一个人，受这寒風。多亏三弟赵甲貴照管，度日生活。無奈我是寡妇，他是光棍，終朝每日在一塊，这干柴烈火，如何能成？因此我們倆人明着是小叔、嫂子，

暗着就是夫妻。今天他出門有事，怎不見回来呀！

〔赵甲貴上〕

赵甲貴　心中有謀能暗算，插圈弄套騙銀錢。

到啦。开門来！

王　氏　喲！我三兄弟回来啦。我給你开門。兄弟，你回来啦？

赵甲貴　回来啦。

王　氏　兄弟，你坐着說話。（坐介）啊兄弟，你今天上哪兒去啦，回来这么晚？

赵甲貴　嗐！我去托人找事，也沒有見着。在半道上碰見何丁訓。談起話来，我就說：兄弟，哥哥我近来生活很紧，沒法子过啦！

王　氏　何丁訓他說什么哪？

赵甲貴　他替我想了个發財的法子。嗐，只是不好对嫂子您說呀！

王　氏　喲！兄弟你只管說，咱們倆人誰跟誰哪！

赵甲貴　咱們倆人敲折骨头还連着筋哪。嗐！老何說，教你打虎去，誆回錢来，咱們也好过日子。

王　氏　喲，大約你在外头又有人啦，把我先和出去，要跟你那心上人說句知心話，有我在跟前，多么碍眼哪！大概你是变了心啦。

赵甲貴　得啦，一年不如一年，我还有那心哪！

王　氏　教我到誰家去打虎哪？

赵甲貴　就是倪守謙的兒子倪善繼。他托何賢弟說媳婦，他把您說給倪善繼做老婆。过門之后，先把老头子气死，再把倪善繼赶出去。得了他的家产，咱們两口子过这后半輩子吧！

王　氏　喲，倪公子是位闊少爷，乃書香門第。我这一个殘花敗柳，哪肯要我哪！这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嗎？人家要什么样的娘兒們沒有？我劝你死了这顆心吧！

赵甲貴　喲！我的賢妻嫂子，要按您这一說，咱們就得挨餓。您要是不答应，我就要——

王　氏　你要怎么样？

赵甲貴　我給您跪下啦！（跪介）您还不疼您夫、这兒、兒、兒嗎？

王　氏　瞧你这塊骨头！起来吧！你也不怕人家笑話你。

赵甲貴　这个算什么。您答应了吧？

〔王氏点头介〕

赵甲貴　我謝謝您，可答应啦。

王　氏　八成你早餓了吧？

赵甲貴　誰說不是哪！

王　氏　好，跟着媽媽做飯去！

〔同下〕

第　四　場

倪善繼　（內）走哇！（上）

（唱）倪善繼在街前閑游散悶，

眼見得路旁景錦綉如春。

迈大步急忙忙賭房去奔，

半途中巧遇見知己友人。

那旁可是何賢弟？

〔何丁訓上〕

何丁訓　喲！这不是倪公子嗎？

倪善繼　你慌慌張張，忙的是什么？

何丁訓　我正要找大哥您哪。

倪善继　找我什么事？

何丁訓　現在赵甲貴托我給他嫂子娘家妹妹提亲事。我想大哥沒有成家，不如您成全这档子，好不好？

倪善継　不知这女子品貌如何哪？

何丁訓　嗐！我給您說，还有錯兒嗎！嘿！这个小妞妞，長得又标致，又漂亮，刀条似的小脚巴鴨兒，粉白雪嫩的小臉蛋兒。要是一乐，露出俩酒渦兒（拍倪善継肩，笑介）嘿嘿！哥哥，你要錯过这个机会，可再沒有地方选这好样的去啦。

倪善継　如此，就托賢弟說去，愚兄候你的喜信吧！

何丁訓　我就喝您这碗冬瓜湯。您听我信吧！

倪善継
何丁訓　哈哈哈……！

〔分下〕

第　五　場

〔倪守謙上〕

倪守謙　（引）遵从严訓，守家产，整理田园。

（詩）家宅安定合欢乐，

兒女膝前笑呵呵；

只嘆賢妻寿不久，

蒼天不佑奈若何。

老夫、倪守謙。乃順天府香河县人氏，曾任河南太守。只因髮妻陈氏早丧，抛下嬌兒善継，不守家訓，因此辞官休养，整理田园，倒也快乐。这几日善継不在面前，老夫放心不下。已命蒼头倪福街前寻找，未見回报。正是：兒大不順父，女大不順娘。

倪　福　(內)走啊!(上)

忙將公子事，报与老爷知。

参見老爷!

倪守謙　罢了。啊倪福，命你寻找公子，可曾找着?

倪　福　啓稟老爷：老奴寻找公子，只因公子做了一件事，老奴不敢言講。

倪守謙　只管講来!

倪　福　老奴要講，恐怕老爷动气。

倪守謙　但說無妨。

倪　福　是。老奴在街前聞人談說，我家公子在外私娶一个孀妇王氏。老奴將公子寻回，現在堂下候命。

倪守謙　喚他进来!

倪　福　是。有請公子!

倪善繼　(內)来啦!(上)

每日讀書篇，不愁中狀元。

孩兒参見爹爹!

倪守謙　一旁坐下!

倪善繼　謝坐。

倪守謙　兒啊，你这几日不在面前，上哪里去了?

倪善繼　孩兒这几日心中煩悶，去到大街游玩。爸爸!您命蒼头倪福找我，什么事啊?

倪守謙　你这几日不在面前，为父放心不下，命倪福寻找于你。聞听人言，你討了妻室，怎么不对为父言講?

倪善繼　您不是問到这兒嗎?我是啞吧吃黄連——苦在心里啦。

倪守謙　兒啊，你可曉得三綱五常?

倪善繼　曉得。醬缸，醋缸，腌菜缸，这是“三綱”;香腸，

肥腸，灌腸，苦腸，滷煮小腸，这就是“五常”。

倪守謙　呀呸！常言道：君为臣綱，父为子綱，夫为妻綱，这是“三綱”；仁、义、礼、智、信，这是“五常”。我兒进前来，为父有話对你言講！

（唱）父子們坐草堂把話来講，

叫一声善繼兒細听端詳：

遭不幸兒的母一命早丧，

抛下了小嬌兒苦讀文章。

兒不該在大街閑游浪蕩，

兒不曉三綱幷五常。

我聞听討潑妇狠毒狂妄，

你將她喚进来有話对她細說衷腸。

倪善繼　我說倪福，叫你少奶奶，就說老爷子喚她。

倪　福　有請少奶奶！

王　氏　（內）来啦！（上）

（唱）堂下聞听一声喚，

急忙上前問爹安。

媳妇拜見爹爹！

倪守謙　罢了。一旁坐下！

王　氏　謝坐！

倪守謙　啊媳妇，你可曉得三从四德？

王　氏　曉得。

倪守謙　講来我听！

王　氏　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是“三从”。遵三从，守节操，从兒夫，孝翁姑，这是”妇德”；言語順，不說謊，这是“言德”；容貌端庄，气色和藹，这是“容德”；針黹刺綉，作事勤謹，这是“工德”。

有这四德，家和外順；無此四德，父子分家。我們做妇人的，是应有的責任哪！

倪守謙　哈哈哈……你看她倒是个賢德的女子。倪福，將后院打扫潔凈，叫他夫妻安歇去吧！

倪　福　是。（下）

〔倪善繼、王氏同出門介〕

王　氏　嘿，你爸爸——

倪善繼　啊！

王　氏　他真厉害呀！

〔倪善繼、王氏下〕

倪守謙　嗐！看来無德生逆子，家門不幸引豺狼。（下）

第　六　場

〔梅先春上〕

梅先春　（引）椿萱作古，孤單單，懶卷綉帘。

（詩）閨門不幸寒風紧，

霜摧浮草叶雕零；

弱女孤守殘窗泪，

只恨蒼天不留情。

奴家、梅先春。只因父母双亡，抛下我一人孤苦伶仃，無人照看，是我外祖母將我撫养。今日天气和暖，正好与外祖母習学針黹，不免請她老人家指点于我。有請外祖母！

伏　氏　（內）来了！（上）

兩鬢斑白气血衰，晚景蹉跎实可哀。

啊外孙女，喚我何事？

梅先春　外祖母容禀：孙女自幼父母双亡，幸有外祖母撫养，

实为感恩不尽。今日正好習学針黹，免得虛度光陰，叫那四鄰耻笑。因此請外祖母出堂，多多指教。

伏　氏　哈哈哈……啊外孙女，你倒是个要强的女兒啊。只是老身的衣服髒了，趁着今日天气和暖，你先随老身到溪水岸边洗洗衣衫，明日再教你習学針黹。

梅先春　孙女遵命。

伏　氏　（唱）今日天气甚清爽，
　　　　带領孙女出草堂。
　　　　双手掩扉急忙往，

梅先春　（唱）溪水岸边洗衣裳。

〔同下〕

第　七　場

〔倪守謙上〕

倪守謙　（唱）同室操戈家难整，
　　　　骨肉分居生异心。

自从我兒善繼娶了王氏，不再在外面閑游，我有意交他掌管家务，只恐他不能守分。今日又到取租日期。老夫身体不爽，不免將善繼喚出，替我代取。善繼！善繼！

倪善繼　（內）来啦！（上）
白晝磨鉄硯，深夜哄嬋娟。
参見爹爹！

倪守謙　罢了。一旁坐下！

倪善繼　謝坐！您喚了我出来，莫不成是叫我掌管家务嗎？

倪守謙　非也。为父身体不爽，今日又到取租日期，命兒替我代去取租一次，你意下如何？

倪善繼　啊，爹爹年岁已老，若將家产交我掌管，您吃現成茶飯，这不是歡心享福嗎？

倪守謙　哈哈哈……你不曉得，常言道：在一日，管一日，省你心，省你力，掙些利息穿共吃，直待兩脚笔立直，那时不关我的事。

倪善繼　嘔！哈哈！家产不交我，还跟我撰文。又什么道得好啦！代取收租？我呀，看街的摆手兒，管不着那段！（跑下）

倪守謙　（怒介）你看这个奴才！还是老夫自己取租便了！

（唱）三春气暖和風靜，

村庄收租走一程。（下）

第　八　場

張有信　（內）嗯哼！（上）

（唱）人生七十古来稀，

多少風光眼迷离。

在下、張有信。在倪府管庄，管轄佃戶七十余家。每年倪老員外收租兩次。今天又到收租的日期，我要小心伺候才是。

倪守謙　（內）走啊！（上）

（唱）只为收租田庄进，

眼前来到管庄門。

已然来到。張有信在家么？

張有信　員外到了，待我开門。（开門介）参見員外！

倪守謙　罢了。啊張有信，那佃戶們可將地租交齐？

張有信　早已交齐。只有兩三家佃戶，尙未送到。

倪守謙　你我二人同去。

張有信　这倒使得。

倪守謙　帶路！

(唱)老迈蒼蒼身体壯，

亲向佃戶討租粮。

〔同下〕

第　九　場

伏　氏　(內)走哇！

〔梅先春、伏氏上〕

伏　氏　(唱)叫声外孙女溪边走，

眼見溪水向东流。

啊外孙女，你看这溪水倒也清潔，將衣服放下，你我就在岸边洗来。

梅先春　是。

〔伏氏、梅先春放衣、洗衣介〕

梅先春　謹遵外祖母之命，待我洗起衣衫便了！

(唱)將身兒来至在青溪石上，

想起了爹和娘痛断肝腸。

閨門女遭不幸父母早丧，

多亏了外祖母尙在高堂。

看今日天气暖清風和暢，

与祖母在溪边同洗衣裳。

倪守謙　(內)走哇！

〔倪守謙、張有信上〕

倪守謙　(唱)閑来散悶村庄走，

眼望溪水順風流。

桥边美人露玉肘，

生成嬌媚体态柔。
玉腕搗衣腰如柳，
滿面春風似含羞。
这样人兒眞少有，
窈窕淑女君子逑。
倪守謙生来命兒苦，
缺少美女解煩憂。
这女子青春十五六，
嬌姿媚态忒風流。

〔倪守謙看梅先春介，梅先春羞介〕

梅先春　啊外祖母，天已不早，你我回家去吧！

伏　氏　甚好。

〔梅先春、伏氏下〕

張有信　啊員外，天已不早，回去吧！

〔倪守謙呆立不語〕

張有信　啊員外，天已不早，回去吧！（拉倪守謙介）

倪守謙　啊啊，你拉我做什么？

張有信　員外莫非喜爱才走的这个女子？

倪守謙　（笑介）你曉得那女子是誰家的？

張有信　那女子姓梅，他父亲是个秀才。不幸父母双亡，跟着她外祖母度日。今年十七岁，尙未許配人家。

倪守謙　老夫看那女子面帶忠厚福相，欲要她做妾，命你前去議婚。倘若应允，先下聘礼，看个吉日，庄上迎娶，过了三朝再报你少爷知道。快去！

張有信　是。（下）

倪守謙　哈哈哈……！正是：藕絲織就鴛鴦譜，紅綫結成鳳凰圖。（下）

第 十 場

〔伏氏、梅先春上〕

伏　氏　(唱)适才搗衣溪边去，

梅先春　(唱)日落西山轉回归。

伏　氏　外孙女，天已不早，你到后面做飯去吧！

梅先春　遵命。(下)

〔張有信上，叩門介〕

張有信　大嫂，开門来！

伏　氏　外面何人叩門，待我去看。(出門介)啊，原来是張賢弟！

張有信　大嫂！

伏　氏　賢弟里面坐！

〔張有信进門，坐介〕

伏　氏　啊賢弟，到此何事？

張有信　小弟特来給梅家小姐提亲，大嫂你可願意？

伏　氏　是誰家公子？

張有信　只因倪老員外失偶多年，中饋無人料理，小弟几次提亲，那倪老員外对我言道，須要賢慧女子，才可婚配。我想梅小姐虽然年幼，倒是一位賢德女子。大嫂，这个亲事做得么？

伏　氏　哎！那倪老員外年岁已高，寿無几何。若是我外孙女兒嫁配他家，豈不要耽誤我外孙女終身？

張有信　大嫂此言差矣！想人生在世，所为身荣显耀。这倪員外家財富有，若是婚配他家，享受荣华富貴。大嫂，你应允了吧！

伏　氏　就依賢弟，但不知几时下礼迎亲？

張有信　大嫂应允，我就当面下礼。听候迎娶回音。告辞了！

（唱）辞别大嫂出府門，

急往倪府去报音。（下）

伏　氏　（唱）天降良緣已配定，

龙鳳呈祥喜气生。（下）

第十一場

〔王氏上〕

王　氏　（內）啊哈！（上）

（念“数板”）

奴家生来美容顏，

不讓西施女嬋娟。

一縷青絲头上卷，

美人髻兒賽天仙。

只恨奴家命薄淺，

一女重嫁七夫男：

初婚結髮騙子手，

云陽市上把刀餐；

二夫他是盜墓匪，

刀斧斬头街外悬；

三夫專把私貨販，

永远囚禁在牢监；

四夫是个縮头汉，

倒臥街头眞可憐；

五夫再嫁赵甲瑞，

佝背蛇腰万人嫌；

六姘小叔赵甲貴，

終朝每日好賭錢。

飯鍋問題無法办，
叫我打虎哄痴男。
誰知善繼待我好，
我倆情絲总相連。
夫妻詭計謀家产，
气死老賊倪守謙、倪守謙！

想我王氏，自从嫁到倪府，已經有六年啦。我本想听赵甲貴的話，来这倪家打虎，只因倪善繼啊，他待我有說不出来的好。我們倆人前生有緣，倒不如安心过日子，总比跟赵甲貴胜强百倍呀。只是这倪老头子不知羞的，又將梅氏娶到家中。偏偏梅氏又生了一个孩子，名叫善述，今年已經五岁啦，很是聰明。这要容他長大啦，只怕我丈夫不是他的敌手，我替他想个妙法子，等他回来商量商量。我說善繼，他怎么还不回来哪！眞叫我着急！

〔倪善繼暗上〕

王　氏　眞个的，他又不是上哪兒去啦？我的小爹！
倪善繼　嗳！
王　氏　喲，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倪善繼　我早回来三个时辰啦，專候太太您点卯哪。
王　氏　你眞是燒猪沒心哪！
倪善繼　怎么？
王　氏　你不想法子快点弄过家产来，咱們倆总有挨餓那一天！
倪善繼　你有什么高法子？替我想一想。
王　氏　法子倒是有。（招手介）咱們倆这兒說来。

〔王氏、倪善繼笑介，同下〕

第十二場

〔倪守謙上〕

倪守謙　(唱)終朝每日苦奔波，

　　專为兒孙做馬騾。

想我倪守謙，日夜操劳，只因大孩兒倪善繼实在狡猾，王氏刁惡。善述年幼，梅氏賢德。老夫死后，那梅氏母子定要受他夫妇的欺辱。趁我在世，要想法子使她母子生活才是。(想介)嘔，有了。我不免画它一幅圖，交与梅氏好好收存，倘若日后善繼不良，也够她母子生活的了。我就此画圖便了！

(唱)倪守謙在書房千思万想，

　　只怕是年迈人寿命不長。

　　取彩笔弄丹青画成圖样，

　　为的是善述兒梅氏嬌娘。

〔倪善述哭上〕

倪善述　爹爹呀！

倪守謙　你为何这等模样？

倪善述　爹爹，我哥哥打我。

倪守謙　他用什么打你？

倪善述　他用鞭子打我。

倪守謙　为父不信。

倪善述　爹爹您看，都腫啦。

倪守謙　你近前来，待为父看上一看。(看介)善繼狗子！

(唱)背地里罵善繼不听父訓，

　　打兄弟你不念手足之情。

　　手拉嬌兒与他理論！(扫头)

〔倪守謙拉倪善述下〕

第十三場

倪善繼　（內）啊哈！（上）

（念"数板"）

我父生成性兒偏，

老奸巨猾坏心田。

对待兒子恩薄淺，

將我看成無义男。

年过七十心不倦，

紧手把持这田园。

原来是，設圈套，

腹內藏私狗奸讒。

假做收租生淫念，

背兒納妾在外边。

这也是祖上德行淺，

才积下老賊变心田。

年迈老兒狗肝肺，

七十納小理不全。

老夫少妻恐生变，

綠头巾兒丑名傳。

我今睜开千佛眼，

倒看烏龟几时完、几时完！

学生、倪善繼。只因我爹做事不公，將那家产把持住啦，不交我掌管。我早恨之入骨。在前几年，老头子又弄来了一个小娘們。是我叫王氏不准見她。現在小老婆子又生一个禍包，名叫善述。我跟我媳

妇討了一个法子，先把老头子气死，再把梅氏母子轟出去。方才我用皮鞭子打了善述一頓，那老梆子偏护犢子跟我理論。我把老头子推了一个跟斗，这下可摔的不輕啊。倘若老头子因此死啦，我用什么法子往出赶梅氏母子哪？（想介）对，我还是找媳妇哥去。正是：但願老头子死，我心才能干淨。（下）

第十四場

倪守謙　（內）攙扶了！

〔倪福、倪善述扶倪守謙上〕

倪守謙　（唱）倪守謙病房內心中煩悶，

最可恨善繼子不順人情。

他不該行毒計骨肉爭論，

打兄弟罵父母罪孽不輕。

因此上將老夫气成重病，

只怕是寿限到命赴幽冥。

叫倪福善述兒攙扶养靜，（坐，喘息介）

倪　福　有請夫人！

〔梅先春上〕

梅先春　（唱）只听得老倪福呼喚一声。

老爷醒来！

倪守謙　（唱）霎时間昏沉沉心神不定，

怕的是無常到一命归陰。

倪　福　老爷呀！

倪守謙　（唱）喚倪福她母子要你照应，

我虽然赴黃泉感你厚恩。

倪善述　爹爹呀！

倪守謙　(唱)善述兒近前来为父教訓，

为家产与善繼不必爭分。

数亩田和小房为父薄贈，

你母子耐时光暫且安身。

兒的母奉晨昏多多孝敬，

勤讀書中魁选光耀門庭。

梅先春　喂呀！(哭介)

倪守謙　(唱)見夫人慘凄凄悲泪难忍，

最可憐靑年妇依靠何人！

我贈你一幅圖保存謹愼，

自有那賢長官細判詳明。

梅先春　(唱)尊一声賢夫君安神养靜，

囑咐我言和語一一記淸。

將圖画接在手袖內藏定，

二目中忍不住热泪双淋。

倪守謙　(唱)喚善繼进房来有事商論，

〔倪善繼上〕

倪善繼　老头子，这鷄猫喊叫的，叫我什么事？

倪守謙　(唱)为父我染重病要見閻君。

倪善繼　早就該死！这会兒死还晚了哪！

倪守謙　(唱)將家产交付你家务重整，(取賬簿介)

倪善繼　你早病兩天，这家产早到我手啦。(夺賬簿介)快拿来吧！

倪守謙　(唱)这賬目傳家宝仔細收存。

倪善繼　丟不了。要死还操心哪！

倪守謙　(唱)那善述年幼小要你照应，

倪善繼　这小兎羔子，不是人生父母养的，我才不操那份心

哪！

倪守謙　(唱)你二娘在青春孤苦伶仃。

倪善繼　我看这小娘們，生得又勾勾又丢丢，把她送到勾欄妓院，爹爹一当死王八，咱們爷們也不賠本兒呀！

倪守謙　(唱)这畜生气得我咬牙痛恨！(死介)

倪善繼　老梆子"眼猴"啦，見了閻老五啦。小老爷子得了这份家产，跟我那王氏嬌妻小媽她老人家过好日子去啵。(跑下)

梅先春　喂呀！(哭介)

(唱)遭不幸我老爷断送殘生。

抛下了我母子誰来照应？

恨蒼天不憐恤苦命之人。

老倪福將灵堂打扫潔淨，

三日后坟台前葬埋夫君。

〔众哭介，同下〕

第十五場

〔張有信上〕

張有信　(唱)聞听員外赴幽冥，

有信兩眼泪淋淋。

唉！想我張有信，在倪府管庄，那倪老員外待我不錯。还有梅氏夫人是个賢烈女子，令人实在可敬。那二公子善述聰明可爱。只恨蒼天不佑，如今老員外染病在床。我正要去看望，那忠厚的老倪福，与我送来一信，說是老員外叫那不孝的善繼气死了。抛下梅氏母子实在可憐。那老員外在临危之际，將家产交善繼掌管。員外死后，停尸不葬，善繼这逆

子，实在可恨。想那倪員外既是待我張有信有恩，我不免送些銀錢，交与梅氏夫人，以做員外的葬費。唉！倪老員外一世慈善，临危落得这个結果，眞眞叫人可惨哪！

(唱)为人須报恩德主，
　　快刀要割逆子头。
　　善繼难逃潑妇手，
　　只怕命短惹煩憂。
　　有信报主急忙走！(扫头，下)

第十六場

〔倪福上，打扫灵堂介〕

倪　福　有請夫人、公子！

梅先春　(內)来了！

〔梅先春、倪善述上〕

梅先春　員外！

倪善述　爹爹！

梅先春　我的夫啊！(哭介)

(唱)見夫灵不由人珠泪双淋，
　　嘆夫君在生前寬厚慈仁。
　　只可憐夫死后誰来奉敬，
　　停尸身無法葬实在慘情。
　　恨只恨倪善繼不知孝順，
　　丧良心信調唆不报亲恩。
　　最可憐我母子無人照应，
　　怎不叫为妻我痛哭失声。
　　跪至在灵前面哭訴無用，

顾夫君早早的大显神灵。
用祭酒在灵前双手奉敬、双手奉敬，
为的是答报你夫妻恩情。

員外！

倪善述　爹爹！

梅先春　夫君哪！（哭介）

〔張有信急上〕

張有信　夫人、公子不要啼哭，是我張有信送来一点孝敬，快快將老員外安葬了吧。

梅先春　那如何使得？

張有信　夫人此言差矣！想老員外在世，待我張有信恩德高厚，至今未报。送来些許葬费，就請收下吧。

梅先春　多謝了！

張有信　此事要叫大公子曉得，有些不便。俺就告辞了！
（唱）惱恨善繼不行孝，
　　父死不葬为哪条？（下）

梅先春　喂呀！（哭介）

〔同下〕

第十七場

何丁訓　（內）可恨哪！（上）
我、何丁訓。在前几年把赵甲貴他嫂子給倪善繼做了老婆，在沒成亲之时，赵甲貴原說叫王氏去打虎，得来的錢我們倆人坐地分贓。誰想赵甲貴这小子，一个人兒独吞啦，怎不叫人可惱可恨？今天找他算賬去！（圓場）到啦。我喊他一声。赵甲貴！

赵甲貴　（內）誰呀？（上）

何丁訓　你何爷爷！

赵甲貴　(开門介)兄弟，你跟誰生气哪？

何丁訓　我跟你！我跟你！他媽的跟你！

赵甲貴　兄弟別生气，有話慢慢說。

何丁訓　我就問你，王氏給善繼做老婆有几年啦？

赵甲貴　六年多吧。

何丁訓　你原說王氏撈稠的喝稠的，撈稀的喝稀的，咱哥倆坐地分贓。如今你一个人兒独吞，咱們算算賬吧！

赵甲貴　兄弟你不知道。那王氏过門之后，她跟善繼有緣，她把哥哥我甩啦。

何丁訓　你別胡說乱扯，我不听那套。爷爷我跟你拚啦！

赵甲貴　我不信！

何丁訓　打王八蛋！

赵甲貴　別罵人！

〔赵甲貴踢死何丁訓介。二差役上，扭赵甲貴介〕

二差役　我說这青天白日，敢打死人，你叫什么名字？

赵甲貴　我叫赵甲貴。

二差役　因为什么打死人？

赵甲貴　因为何丁訓訛詐我，我們倆人打起来啦，我一脚把他踢死啦。

差役甲　你好大的胆子，走吧，我帶你上衙門过堂去！

〔二差役鎖赵甲貴，拉下〕

第十八場

〔四青袍、書吏引段步清上〕

段步清　(念)审事不明难公断，誰家有錢，我順誰家誰上算。本县、香河县正堂段步清，自到任以来，專交惡霸，

伤天害理。有案我不公断，誰家有錢，我順誰家說。因此人人怨恨，給我起了一个小名兒，叫做“錢是爹”。适才班头帶来一股差事，是人命案。我說他要有錢，就把他放啦。誰知他是个穷小子。来呀，帶人犯！

〔二差役帶赵甲貴上〕

二差役　人犯帶到。

段步清　跪下！

〔赵甲貴跪介〕

段步清　你叫什么名字？

赵甲貴　我叫赵甲貴。

段步清　我說你踢死人，你可知罪？你要有錢哪，本县把你放啦。

赵甲貴　小人一个錢兒也沒有。老爷开恩吧！

段步清　衙役的！他把人踢死，你們也把他踢死！

二差役　踢死他有罪啊！

段步清　有我哪。

差役甲　那就成。头兒，踢他！

四青袍　踢他！

〔众役踢赵甲貴死介，抬下，又上〕

二差役　老爷，踢死啦。

段步清　誰叫你們眞踢啦？

二差役　您叫踢死的。

段步清　什么，我叫踢死的？

二差役　啊。

段步清　死了死了吧。我說衙役的，你們看本县到任以来，断事如神。今天这案断的清清白白，可見本县是急

慢惊風。

二差役　太爷説錯啦。

段步清　大概是兩肚凉風。

二差役　兩袖清風。

段步清　不管什么風吧，像这不进錢的买卖，少往衙門帶。这要来一个踢死一个，本县这沉重担兒可担不起呀！

二差役　是。

段步清　天不早啦，我該給姨太太燒烟去啦，别誤了点卯吧。退堂！

〔同下〕

第十九場

〔倪善繼上〕

倪善繼　（唱）可笑我爹乱思想，

背兒私娶小嬌娘。

誰知生下小孽障，

匹夫貪色見閻王。

想我倪善繼，將家产得到手，誰知梅氏母子是我眼中釘，肉中刺，把我媳妇哥請出来商議对待的法子。我説家里的，媳妇哥呀！（想介）哼，怎么不出来？忘了灌水啦。伙計，老伴兒！（又想介）啊，还是不出来。嘔，媽呀！

王　氏　（內）来啦！（上）

什么事呀？

倪善繼　你先坐下。

〔王氏坐介〕

倪善繼　現在善述净来爭吵，你有什么对待法子？

王　氏　他要来，打他一頓。

倪善繼　这法子不高。

王　氏　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你就沒主意治他，这要四十岁哪，你更沒主意啦。不要問我，我沒法子。

倪善繼　得啦，我的小媽兒，你要出好主意，我有份人心。

王　氏　我这主意，叫你請出人来跟他分家，反正有家私簿子为憑，不是五十八亩薄砂地，东厢那破小房，給他，赶出他們去就得啦嗎！

倪善繼　对，就那么办。

倪善述　（內）走哇！（上）

（唱）閑步来在兄臥房，

有樁事兒細商量。

只因寒冷求兄長，

要匹新絹做衣裳。

拜見兄嫂！

倪善繼　你不在書房，来到这臥室做什么来啦？

倪善述　啊兄長，你我爹爹在世，做过太守，那富亲貴友甚多。小弟这衣衫襤褸，恐人耻笑。求兄長賞匹新絹，好做衣裳。

倪善繼　你做衣裳，我管不着。

倪善述　啊兄長，这家私归你照管，这衣服也要管的。

倪善繼　管不着嘛。

倪善述　（笑介）这家私小弟也有份呀！

倪善繼　你这野种，分不着！

倪善述　啊兄長，你我俱是爹爹所生，你不要出口不遜啊！

倪善繼　你不要在这兒旁說，要惹起我的性子……

倪善述　便怎么样？

倪善繼　害死你！（出神介）

倪善述　啊兄長，你怎样害我？

倪善繼　（怒介）着打！

〔倪善繼打倪善述介，倪善述哭介，跑下，倪善繼追介，王氏拉介〕

王　氏　我說你不必追他。这时天不早啦，你我回房去吧！

倪善繼　眞气死我啦！

王　氏　（笑介）走吧，別生气啦！

〔王氏拉倪善繼笑下〕

第二十場

〔滕淸廉上，院子随上〕

滕淸廉　（引）寒窗苦守，磨鉄硯，十載熬煎。

（詩）讀書講論孔孟篇，

道德垂訓几千年；

青年学子求上选，

尽从書中取魁元。

卑人、滕淸廉。謹从严訓，苦讀詩書。只是屡次赴考不中。到得晚年，学業稍有进步。今科秋試，三場已畢。今日本是放榜之期，不見喜报到来，（嘆介）唉！只恐官运还是不佳啊！

〔店家上〕

店　家　快將題名事，报与店客知。

啓禀管家：外面报喜人报道：今科中选，放你老爷順天府香河县正堂。报喜人門外候賞。

院　子　啓禀老爷：今科中选，放你老人家順天府香河县正堂。报喜人門外候賞。

滕淸廉　賞他紋銀二兩。

院　子　是。

〔院子与店家銀介，店家下〕

滕清廉　哎，看来幸福遇天选，自有朱衣点魁元。

家院！

院　子　有。

滕清廉　今日本是黄道吉日，即刻整理行装，就要啓程上任。

院　子　小人已將行裝备妥，靜候老爷吩咐。

滕清廉　行裝旣备，帶馬伺候了！

(唱)家院备妥龙駒馬，

香河县內去管轄。

擇吉上任定刑法，

忠心耿耿保皇家。(上馬介)

〔同下〕

第二十一場

〔四乡鄰上〕

乡鄰甲　德鄰宜和睦，

三乡鄰　仁里可同居。

乡鄰甲　列位請了！

三乡鄰　請了！

乡鄰甲　昨兒倪善繼請咱們哥几个給他分家。我說不管他的事。因为这小子一个人独吞家財，他爹死的时候停尸不葬，幸亏張有信送去葬費，才把老員外埋啦。他对待梅氏母子，太不像話。我听着有气。你說世界上什么都有，看来好坏事分人做。依我之見，不管他的事。

三乡鄰　听說他爹倪守謙留下一个分家簿子，咱們按公道办理就是。

乡鄰甲　对！对！咱們就按公道而办。正是：忠厚傳家久，

三乡鄰　奸詐总不長。

〔同下〕

第二十二場

〔梅先春上〕

梅先春　寒風摧倒無根草，严霜凋謝枯树苗。

未亡人梅先春。亡夫倪守謙去世之后，抛我母子二人，無人照看。我兒善述今年一十四岁，恨他兄長独霸家私，要想前去爭吵。是我劝他忍耐。誰知善繼要謀害我母子。因此善述与他爭吵起来。听說要將我母子赶出門外。唉！看来我母子好命苦也！

（唱）梅氏女在房內暗暗細想，

奴生来命兒苦令人悲傷。

自年幼二双亲黃泉早丧，

又誰知出嫁后夫君命亡。

抛却了我母子無人撫养，

听說是那善繼起意不良。

每日里茶和飯母子失望，

眼見得要將我推出門牆。

邀乡友做証人与我算賬，

將母子赶至在东廂草房。

因此上生愁悶千思万想，

皺双眉含悲泪叙述衷腸。

〔倪善述上〕

倪善述　（唱）有善述在書房心中惆悵，

耳旁廂又听得我母悲傷。

抛書卷来至在母亲堂上，

劝母亲你不要珠泪汪汪。

啊母亲，不要悲伤，容孩兒秋試中选，你我母子总有出头日期了。

梅先春　唉，兒啊！那善繼要將我母子赶出門外，如何是好啊？

倪善述　少时我哥哥来，自有孩兒与他理論。

梅先春　（怒介）嗯，休得胡言！

四乡鄰　（內）梅氏嫂嫂可在房內？

梅先春　諸位伯伯請进！

〔倪善繼、王氏、四乡鄰上〕

梅先春　啊諸位伯伯到此做甚？

乡鄰甲　我等都是善繼請来与你分家的。

梅先春　原来如此。啊善繼，这家产是怎样分法呢？

倪善繼　（取賬簿介）諸位伯伯請看，这是我父亲亲笔分單。請梅氏母子一同看看，不是我独霸家产。昨日善述說出許多閑話，若再長大，更是难惹啦。今日会同亲族，給他母子东廂小房一間，田地五十八亩，都是遵父遺命，一毫不敢自專。諸位做証。

四乡鄰　旣是你父遺囑，我們願做証人。梅氏嫂嫂，你母子遵照办理就是。告辞了！（下）

王　氏　你母子可听明白啦？赶快收拾，就搬东廂房去住吧！我們走啦。

〔王氏、倪善繼同笑下〕

梅先春
倪善述　喂呀！（哭介）

梅先春　（唱）聞听王氏把話講，

不由奴家泪悲伤。

母子二人無望想，

双膝跪倒拜祠堂。

〔梅先春、倪善述同跪、拜介〕

倪善述　(唱)祖先有灵替兒想，

保佑母子显灵光。

梅先春　(唱)用手扶定兒同往，

且到东厢看端詳。(圓場)

倪善述　母亲，前面就是东厢小房。

梅先春　(看，惊介)嘔，就是这破房么？那房屋多年不修，上边漏洞，下边潮湿，叫我母子怎样居住？看將起来，你我母子好命苦啊！

倪善述　母亲不必悲伤，孩兒有言奉禀：我弟兄俱是爹爹所生，因何分單不公？只恐善繼做假，蒙哄我母子。現在場院有房数間，請母亲暂且安身。容得有那賢明長官，我母子告他一狀。母亲尊意如何？

梅先春　只好如此。天已不早，你我母子且到場院去看房屋，安歇便了！

(唱)叩求蒼天显灵应，

倪善述　(唱)早遇賢官把冤伸。

〔同下〕

第二十三場

〔張有信上〕

張有信　一生無別事，專为他人忙。

想我張有信，今年八十有二岁，只因倪善繼做事不公，將梅氏母子赶出門外。聞人談說新任滕大老爺断

事如神，公平直正，爱民如子，断了几樁無头案件。因此万民感念，称頌他为“滕青天”。今日在邑庙与他挂匾，我不免去到邑庙訪問。如果是位賢明長官，我張有信破出老命不要，也要替她母子申訴一狀。（想介）且慢！我張有信年紀虽老，究屬是个男人。那梅氏是个女子，有些不便。只好与梅氏母子报上一信，叫她亲身在县太爷台前申訴。我只好倪府走走！（唱）聞听賢官能詳审，

去奔倪府报信音。（下）

第二十四場

〔幕內鳴鑼〕

滕清廉　（內唱倒板）

前护后擁鑼开道，

〔四青袍、二公差、院子、傘夫引滕清廉上〕

滕清廉　（唱）軍民严肃綉旗飄。

百里邑宰丹心表，

兩袖清風保皇朝。

到任以来民遵教，

境內安居乐逍遥。

人来与爷忙开道，

庙堂拈香走一遭。

〔众圓場，进庙介，滕清廉看介〕

〔老道上，献茶介〕

滕清廉　道長！

老　道　太爷！

滕清廉　那廂是何人挂匾？待我看来。（看介）“惠爱桑梓”，

"德配天地"，"普渡慈航"，"万載名标"……哈哈哈……啊道长，請来乡紳一叙。

老　道　遵命。有請众位乡紳进見！

刘有德
郑善純
陈瑞和
程大同　（內）来也！（上）

参見太爷！

滕清廉　众位乡紳請起。

刘有德
郑善純
陈瑞和
程大同　多謝太爷！

滕清廉　啊众位乡紳，下官有何德能，蒙賜匾額？

刘有德
郑善純
陈瑞和
程大同　太爷恩德高厚，万民感念，因此挂匾。

老　道　众位乡友，太爷待你們有什么好处，可以当众言講一番。

刘有德　太爷容禀：学生刘有德，只因我兒被人暗害，人头不見，前任县令不問清白，反將学生押监問罪。多亏青天大老爷到任，將此案审明，拿获凶手問罪，將学生釋放。因此感恩，特敬奉"恩爱桑梓"匾額一面，聊表寸心耳。

郑善純　学生郑善純，只因我妻子被人强占，前任段太爷受奸夫賄賂，反將学生問成"詐財"罪名。多亏青天太爷复审此案，学生才得雪此深冤。因此奉敬"德配天地"匾額一方。

陈瑞和　学生陈瑞和，只因我女兒被人搶走，我在前任县令

台前告狀，那段步清誤認"謊狀"，責打学生八十重板，勒令交銀五百兩。恰好老爷到任，学生二次复告，太爷开恩，寻回我的女兒，搶犯开刀問斬。学生無以为报，敬献"普渡慈航"匾額。

程大同　学生程大同，只因沈八汉通奸赵才婆，杀死本夫，反將学生誣告，問成死罪。多亏青天老爷將案公断，奸夫淫妇問罪，学生雪冤出獄。因此頌揚"万載名标"。

滕清廉　下官容日敬謝。

刘有德
郑善純
陈瑞和
程大同　学生不敢当。

梅先春　（内）寃枉！

滕清廉　帶喊寃人！

〔刘有德、郑善純、陈瑞和、程大同暗下〕

公　差　帶喊寃人！

〔梅先春、倪善述上，四乡民随上〕

梅先春
倪善述　叩見太爷！

滕清廉　这一妇人，本县自有放告之期，为何庙中喊寃？

梅先春　恐怕下情不能上达，太爷恕罪。

滕清廉　好个聰明妇人。随在轎后，打道回衙！

四乡民　（背供介）香河县人之福啊！（下）

〔众圓場。伞夫下，滕清廉上坐〕

滕清廉　帶喊寃人上堂！

梅先春　叩見太爷！

滕清廉　这一妇人家住哪里，姓甚名誰？

梅先春　小妇人梅先春，乃此处人氏。

滕清廉　配夫何人？

梅先春　亡夫倪守謙，在世之时曾任太守。

滕清廉　啊，原来是命妇。請起！

梅先春　謝太爷！

滕清廉　有何冤枉？可有狀紙？

梅先春　幷無狀紙，只有圖画一軸，太爷請看。

滕清廉　呈上来！

〔梅先春呈圖画介〕

滕清廉　这算何意？

梅先春　只为亡夫前妻長子善繼，心地不正，独霸家产，太爷做主！

滕清廉　当年你夫临終之时，难道就無有亲笔分單？

梅先春　家产交与長子，只有这圖画交与我母子。

滕清廉　却是为何？

梅先春　亡夫言道，我母子若被欺辱之时，將此画呈与賢明長官，請他仔細推詳，其中自有奥妙。

滕清廉　嘔！原来如此。来！

二公差　有。

滕清廉　將倪善繼傳来听审！

二公差　是。（下）

滕清廉　这是何人？

梅先春　小兒善述。

滕清廉　眉清目秀，將来定是台閣之器。

〔二公差帶倪善繼上〕

二公差　倪善繼帶到。

滕清廉　傳！

二公差　上堂！

倪善繼　叩見太爷！

滕清廉　你可是倪善繼？

倪善繼　正是。

滕清廉　如今有人將你告了！

倪善繼　誰告我啦？

滕清廉　抬头观看！

倪善繼　啊！太爷，这是我庶母、兄弟。

滕清廉　你庶母告你独霸家产。当着本县須要实言！

倪善繼　回禀太爷：若論家財，有我父亲亲笔分單为証，秉公而分，不为越理。

滕清廉　梅夫人，他說的可是实情？

梅先春　这个——

滕清廉　我看內中定有緣故。善繼！

倪善繼　有。

滕清廉　念你縉紳之后，不难为于你。暫且回去，三日后听傳！

倪善繼　謝太爷！正是：現有分單我不怕，（下）

倪善述　我們也有一張画。

滕清廉　善述不可多言。你母子先回。画圖留在衙中，待本县推詳，三日后自有判断。

梅先春
倪善述　謝太爷！（下）

滕清廉　退堂！

〔四青袍、二公差下〕

滕清廉　哎呀且住！本县到任以来，断了許多案件，惟有此案蹊蹺，待我今晚仔細推詳。来！

院　子　有。

滕清廉　打扫書房！

院　子　是。

〔同下〕

第二十五場

〔王氏上〕

王　氏　（唱）悶坐家中細思想，

　　　　但願息訟早安康。

我、王氏。丈夫倪善繼，被傳公衙对話，这般时候还不回来，实在叫我不放心哪！

倪善繼　（內）走哇！（上）

（唱）适才公堂把理論，

　　　　三日以后听分明。

王　氏　喲，大爷你回来啦！县太爷傳你什么事呀？

倪善繼　現在梅氏將我告在当官，說我独霸家产。是我言道，有父亲亲笔分單为証。太爷說是叫我三日后听傳。

王　氏　依我說，还是找来乡鄰做証，每人許他們几兩銀子，买住他們的嘴。县太爷要問，你一口咬定是先人遺言，不承認是独霸家产。那县太爷虽是称他“青天”，他也不敢硬断。

倪善繼　好，就是这么办。我先写帖子去。正是：瞞心昧己逞利齿，

王　氏　伤天害理使陰謀。

〔同下〕

第二十六場

〔“小过門”。院子上，打扫介。起初更〕

院　子　有請老爷！

滕清廉　（内）嗯哼！（上）

身为县宰理民詞，兩袖清風不貪私。

退下！

〔院子下〕

滕清廉　唉，本县自到任以来，审了無数案件，从来未遇見一件奇案。只为梅氏所呈之圖，本县看了半日，不得其情。趁此夜靜，仔細推詳便了！

〔起二更〕

滕清廉　（唱）画圖精美如活影，

原来是白髮一老翁。

只見他慈眉善目坐端正，

为什么怀抱嬰兒手指塵埃所为何情？（过門）

〔起三更〕

滕清廉　看他怀抱嬰兒，手指塵埃，莫非要我念他地下之情，与梅氏做主？唉！

（唱）当日間你就該深心盤算，

为什么临終时亲手亲笔写下分單、竟成了鉄案如山、活活的悶坏下官！

皆因是自無才失于檢点，

一样的亲生子有向有偏。（过門）

〔起四更〕

滕清廉　那梅氏言道，此画内有奥妙。我竟参詳不出。若审判不明，叫我怎对梅氏母子？

〔起五更。鷄叫声〕

滕清廉　（唱）鷄报曉天明亮紅日出現！（过門）

丫鬟，看茶来！

〔丫鬟上，献茶介，看圖介〕

丫　鬟　这老头兒長得慈眉善目，眞好看！

〔滕淸廉起介，想介。丫鬟定神注視，茶洒湿圖介〕

滕淸廉　不要当瞌睡虫！

（唱）胆大的小丫鬟擅敢貪眠！

嘟！大胆奴才，如此貪眠！打湿画圖！这画圖干系重大，若是損坏，那还了得！来，与我看家法伺候！

丫　鬟　老爷，小丫鬟不敢貪眠睡覚，我見老爷桌上画圖好看，我看定了神，忘了手中有碗茶水，一时大意，把茶洒啦。望老爷开恩，小丫鬟情願把这張画拿去洗洗。

滕淸廉　呸！这有顏色之紙怎能用水洗？我不免在这爐旁烘干再看。与我下去！

〔丫鬟下。滕淸廉晒圖看介〕

滕淸廉　哈哈哈……

（唱）千思万想無踪影，

　　誰知画內有字痕。

　　急忙揭去浮層紙，

（念）"老夫年逾八旬，曾任太守，死在旦夕，亦無所恨。惟有長子心地不正，次子善述年幼，尙未成立，日后恐为長子所害，所有家財俱交長子善繼掌管，惟有庭东小房予次子善述。此房虽小，左右牆壁埋銀万兩，分做十罎。另有黃金千兩，裝做一罎。后有賢明官長主断此案者，善述奉白銀五百兩。八十一翁倪守謙亲手百拜。"

（唱）原来遺言写的淸。

哈哈哈……画里面說詞，我均已看明。我不免今日亲往倪家，查看他的家产。到了門首，裝做倪老先

生魂灵出現，待他等迎接于我，吓吓善繼。就是这个主意。来！

〔院子上〕

院　子　有。

滕清廉　命你差人曉諭倪善繼，本县午后要去查看家产，傳梅氏母子一齐到案！

院　子　遵命。（下）

滕清廉　正是：只道嫡兄欺庶弟，哪知死父弄生兒。（笑下）

第二十七場

〔張有信上〕

張有信　（唱）聞听得滕青天审事公断，
　　　　为倪家奇怪事仔細詳参。
　　　　願蒼天多保佑真情实現，
　　　　这一樁功德事官上加官。

想我張有信，年紀老迈，不能替主申冤，实在好恨。聞人談說，倪家这件疑案自有公断。那大老爷今日到倪家智断家私，但不知怎样断法。我不免去到倪家，看这場热鬧。那太爷审得公平还則罢了；若是审得不清不白，他定是貪汚狗官，私圖銀錢。我張有信要在狗官面前，拚他一死；我就是这个主意，我就是这个主意！（亮相，下）

第二十八場

〔王氏、倪善繼上〕

倪善繼　（唱）心中只把善述恨，
　　　　以小犯上到公庭。

大奶奶！

王　氏　大爷！

倪善繼　太爷吩咐三日后听审，至今幷無音信。这是什么緣故？

王　氏　大概县太爷許是沒有在太太跟前告下假来。

倪善繼　那县太爷是青天，不怕老婆。哪像我倪善繼哪！

王　氏　怎么样哪？

倪善繼　天生的縮头烏亀样，出趟門就要跟小媽請三回假。

王　氏　你別挨罵啦！

倪　福　（內）走哇！（上）

啓禀大爷：众亲長到。

倪善繼　快快有請！

倪　福　有請众亲長！

〔四乡鄰上〕

四乡鄰　大相公，邀我等为了何事？

倪善繼　只因梅氏將我告在当官，那县太爷吩咐三日后听审。我有我父亲亲笔分單为証，就不算霸产。請来众位亲長做个見証。

四乡鄰　那是自然。

倪　福　太爷到。

倪善繼　待我相迎。

〔四靑袍、二公差引滕淸廉上。梅先春、倪善述随上〕

滕淸廉　（唱）倪府下轎把門进，

倪善繼　迎接太爷！

〔滕淸廉下轎，进門介。張有信暗上，偷看介〕

滕淸廉　哎呀，下官有何德能，敢劳倪老先生降堦相迎！

倪善繼　不敢，不敢！县太爷到此，理当相迎！

滕清廉　倪老先生請！請！如此你我挽手而行！

(唱)有劳老先生以礼相迎。(假望介)

慢来，慢来，下官不敢！

倪善繼　啊！

滕清廉　与倪老先生擺座。(擺座介)

倪善繼　怎敢叫太爷擺座！

滕清廉　当得的！

(唱)尊夫人將狀告我手，

　　樁樁件件說分明。(稍停)

这就是了！

(唱)既然長子他不正，(稍停)

老先生！

(唱)你不該亲笔分單写得清！

　　嘆只嘆孀妇孤兒受欺凌，

　　你在陰間怎知情？

　　这樁事兒我承审，

　　还望老先生你但放寬心。

請坐！啊！倪老先生往哪里去了？

王　氏　(向倪善繼)听他說，怎么，咱爹爹来啦？

倪善繼　对呀！

王　氏　既是咱們老爷子来啦，問問他，咱們老爷子是怎么打扮，什么面目。

倪善繼　对呀，問問他。(向滕清廉)县太爷，您說我爹爹来啦，怎么打扮，什么面目？您說說我們听听！

滕清廉　你們听了！

(唱)适才到了府門下，

　　又見你父用手拉。

以礼相迎身軀大，
五綹白鬚海下扎。
慈眉善目真潇洒，
紅袍玉帶頂烏紗。
他道你欺心太胆大，
难道尔等就未見他？

倪善繼　哎呀！
(唱)听他言来心害怕，
果然陰灵轉回家。
走向前来忙跪下，
再与太爷說根芽。
哎呀太爷！方才听你老人家所言，正是我先父陰灵出現。但不知他老人家与你老人家說的什么？

滕清廉　令尊說你夫妻独霸家产。

倪善繼　怎么說？这就是他老人家不是啦！临終时就不該写下亲笔分單，又有众位乡鄰为証，怎么又說出这話来啦？

倪善述　虽有亲笔分單，分的不公，望太爷做主公断！

滕清廉　不要多講。善繼，你父临終之时，將家私簿托你掌管。今日本县要查看你的家产。

倪善繼　是！是！小的引路。
〔众圓場〕

倪善繼　这是正房，这是配房，这是大厅，这东首房無人住，不过堆点东西。

滕清廉　將門开开！
〔倪善繼向王氏要鑰匙，开門介。众进〕

滕清廉　啊善繼！

倪善繼　有。

滕清廉　这就是庭东小房么？

倪善繼　不錯的。

滕清廉　你父亲笔分單言明，这庭东小房給你庶母，家产原归你掌管，你意如何？

倪善繼　啊，家私旣归我掌管，把这間小屋断他母子？

王　氏　（拉倪善繼）好，就这么办啦。

滕清廉　口說無憑。

倪善繼　我愿具結。

滕清廉　好，具結上来！

梅先春　啊太爷，这小房一間，怎够我母子度日的啊？

滕清廉　不要多口，本县自有道理。啊善繼，你父言道，这小房之內，牆壁之間埋銀万兩，不知眞假？

倪善繼　这小房多少年啦，凈裝碎东西，不用說埋着金銀，就是有聚宝盆，我也不要啦。

滕清廉　哪怕你不后悔！众位乡鄰，你們做个見証。

四乡鄰　是。

滕清廉　人役們，听爷吩咐！

（唱）可恨善繼痴呆傻，

画內机关瞞着他。

人役們！

（唱）左壁方磚忙取下！

〔众役起砖，取銀子出介〕

滕清廉　（唱）右边五罎白花花。

〔众役又起砖，取金子出介〕

滕清廉　好啊！

（唱）頃刻金銀堆地下，

看他羞煞不羞煞！

王　氏　（向倪善繼）你不是說聚宝盆刨出来，都不要啦嗎？你看后悔不后悔？

倪善繼　哎呀！

（唱）霎时金銀堆地下，

光閃閃照的我兩眼花。

走向前来忙跪下，

尊声太爷听根芽：

望太爷說句公道話，

太爷呀！

金子归我空房归他。

滕清廉　呸！

（唱）貪財浪子人人罵，

为什么殘害小嬌娃？

眼前若有倪公在，

定把奴才的皮来扒！

倪善繼　（唱）怒惱了太爷將我罵，

我又羞又惱又气煞。

悔不該听了賤人話，

独霸家产害我自家。

不由一陣心血涌，（吐介）

我得了思財傷寒命染黄沙。（死介）

王　氏　夫哇！

（唱）可嘆兒夫丧了命，

才知善惡有分明。

从今悔过要归正，

謹守节操留美名。

滕清廉　这是何人？

梅先春　他妻王氏。

滕清廉　梅氏！

梅先春　有。

滕清廉　所有家財归你掌管，他妻王氏好好看待。將画圖收回，事畢再看。王氏，將善繼尸首买口棺木成殮。

王　氏　是。

滕清廉　人役們，吩咐外廂开道！

梅先春　送太爷！

〔四青袍、二公差、滕清廉下〕

〔王氏、倪善述暗下〕

張有信　参見夫人！

梅先春　啊張有信，你因何到此？

張有信　老奴只怕貝官判事不明，要与他理論。如今神明公断，令人欽佩，眞不愧"惠爱桑梓、德配天地、普渡慈航、万載名标"这十六个好字啊！哈哈哈……

梅先春　你眞乃是忠誠的人。偌大年紀，回庄歇息去吧！

張有信　是。（下）

梅先春　正是：画圖藏秘密，痴人哪得知！

〔尾声，梅先春下〕

迷 信 誤

雷喜福藏本

提 要

武举李广余与鄰人王甲之妻赵氏私通，买通相士賈鉄嘴，謂王甲有难。王母素迷信，請賈解救。賈遂設謀，嘛王母置王于暗室。李潜入杀之，繼而入贅王家，占有赵氏。

新任县令何元直私訪得其实，拘赵、李至，但坚不吐实。李友周德胜控于总督黃廷桂。黃拿何問罪。幸經臬司赵燮民講情，限以一月定讞。后何元直假設陰曹审訊，案乃大白。

第一場

〔何元直上，家院随上〕

何元直　(引)直上青云，官百里，小試經綸。

(詩)男兒載笔事功名，

心迹常教似水清；

但求温飽平生志，

为官衣被在蒼生。

卑人、何元直，乃河南人氏。只因上京求名，得中二甲进士，蒙聖恩授为东河县令。現已領憑赴任，就便請假回家，省覩老父。看今日天气清和，不免就此啓程。家院！

家　院　有。

何元直　行李馬匹可曾齐备？

家　院　俱已齐备。

何元直　帶馬！

(唱)自幼兒讀詩書仁孝为本，

經十載寒窗苦才上青云。

蒙聖恩簡授我东河县令，

都只为思老父回轉家門。

一路上無心看花花美景，

叫家院紧加鞭急奔归程。

〔同下〕

第　二　場

〔何炳上〕

何　炳　（唱）告老家园閑养静，

　　一心盼子早成名。

老夫、何炳。告老家居，閉門养静。發妻早已下世。所遺一子，名喚元直，前有書信到来，得中二甲进士，官授东河县令，即日請假回家。为何这几日还不見到来？倒叫老夫放心不下！

〔家院上〕

家　院　少爷回来了。

何　炳　在哪里？

〔何元直上〕

何元直　父亲在上，孩兒拜見！

何　炳　元直你回来了，一旁坐下！

何元直　告坐。爹爹近日身体可好？

何　炳　身体倒也康健。只因我兒新登科第，出外为官，为父有些放心不下，今喜吾兒回来，正好随为父前去叩拜祖先，將我何門家訓，詳細看过，也好为国尽忠，为民尽职。家院！

家　院　有。

何　炳　香案伺候！正是：为国馳驅意，教兒仔細看。

〔同下〕

第　三　場

〔家院上，摆香案介。何炳、何元直上，先后拜介。何炳就香案取家訓介，何元直跪接介〕

何　炳　此乃我何門家訓。兒且起来，敬謹看过。

何元直　遵命。

(念家訓)“吾何氏以清白傳家，廉潔自守。如取非义之財，与身为盜何异？故凡为貪官污吏者，非吾之子孙也！尔俸尔祿，民脂民膏。国家設官，以民为本。但知逢迎上官，不以民意为重者，非吾之子孙也！聖人云：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弗喜。三木之下，不知屈了多少英雄。屈打成招，誣害善良者，亦非吾之子孙也！以上三条，垂为家訓。何氏子孙其世守之！”哎呀！我何氏門中祖先的教訓，如此詳細明白，教我何元直心中有如大夢初觉一般，好不战战兢兢！(放家訓介)爹爹，孩兒今去为官，必然恪遵家訓。今有香案在此，待孩兒对天一表！

何　炳　如此甚好。

何元直　(唱)祖先堂讀家訓中心凛凛，

　　兒此去为县令願把心明。

　　倘若是为不才違背祖訓，

　　那时节九泉下难对先人。(拜介)

何　炳　罢了。我兒起来！

何元直　謝爹爹！(起介)

何　炳　(唱)見得我兒多孝順，

　　不由老夫喜在心。

　　兒来随我后堂进，

〔家院扶何炳下〕

何元直　(唱)今后何人奉晨昏？(下)

第　四　場

〔康氏上〕

康　氏　不幸我夫早丧命，全靠兒媳奉晨昏。

老身、康氏。祖居东河县鳳祥村。配夫王仁，在河南經商，倒也薄有家財，不幸下世三載。所遺一子，名喚王甲。娶妻赵氏，夫妻倒也相安。一家数口，安分度日。后天乃是亡夫忌日，不免將吾兒、媳妇喚將出来商議商議。吾兒、媳妇快来！

〔王甲、赵氏上〕

王　甲　（唱）耳听老娘將我喚，

赵　氏　（唱）急忙迈步到堂前。

王　甲
赵　氏　母亲在上，孩兒
媳妇拜見！

康　氏　罢了。一旁坐下！

王　甲
赵　氏　告坐。母亲喚我，有何訓教？

康　氏　后天乃是你父忌日。为娘有心購买一些祭品，也好与你父上祭。

王　甲　理应如此。明日在家設祭也就是了。

赵　氏　依我看来，到坟前上祭才不愧人子之道。

王　甲　好，明日你我一同前往。

赵　氏　为妻这几日腹中疼痛，况有母亲在家無人侍奉，你一人前去吧。

康　氏　到底是你想得周到。就叫吾兒一人前往。

王　甲　孩兒遵命。

康　氏　天已不早，你等到后面准备去吧！

王　甲
赵　氏　遵命。（下）

康　氏　正是：日来多風雨，常思泉下人！（下）

第 五 場

賈鉄嘴 （內）啊哈！（上）

（念数板）

打起——

打起招子把卦摆，

專門騙取昧心財。

昧心財，憑嘴快，

天理良心都丟开。

見人便把舌尖卖，

察顏观色胡乱猜。

猜对了，眞不賴，

滿把銀錢怀里揣；

猜不对，也不坏，

反正有錢送我来。

这才是金錢魔力迷住鬼，

佛見黃金头难抬。

只要我吃喝玩乐、逍遙自在能痛快，

管他誰招灾、誰招灾！

在下、賈鉄嘴。自幼也念了几年書，只为貪玩好耍，不肯用功，我父母仿佛跟我有仇似的，也不管教我。先生一气也就不教我这高足啦。后来父母去世，我就流落無依，每到大街之上，看見摆卦攤的先生們用不了三言兩語，就可以賺錢。我想这个营生，用不着多少本錢，倒可以办。因此向朋友借了几文錢，买了三尺布，写了一个招子，每日在街上兜攬生意。前几天有个南庄李——（縮头吐舌四面窺探介）李相

公找我，只因他和王甲的女人赵氏素有奸情，嫌王甲碍眼，他們有心叫我把王甲給哄弄在一間房子里，也好下手將他害死，是我貪圖他們几十兩銀子，就答应了他們。昨兒晚上赵氏告訴我，王甲今兒必打大街而行，我就此走走！

〔王甲上〕

王　甲　（唱）在家領了母亲命，

　　　　前去祭扫走一程。

〔賈鉄嘴撞王甲，王甲跌倒介〕

王　甲　你这人好生無礼！我好好行路，你为何將我撞倒塵埃？

賈鉄嘴　咦！你倒怪起我来啦？常言道：抬头看人，低头走路。你不撞我，难道我能撞着你嗎？我看彼此兩不埋怨也就完啦。（打量王甲介）啊相公，我看你匆匆忙忙，必有什么緊事。我虽然撞你一跤，倒与你有大大的益处。你能給我一份相金，我便与你細細的說說。

王　甲　（惊介）原来是个占卦先生！果然說的有理，相金自必从丰。

賈鉄嘴　請教相公，你可姓王？

王　甲　正是姓王。你何由得知？

賈鉄嘴　看相的，若沒有这份本領，那就不必看相啦。現往何方，有何貴干？

王　甲　奉了母亲之命，前往坟前祭扫。但不知閣下貴姓高名？

賈鉄嘴　在下賈鉄嘴，算命看相，曾得异人傳授。我看相公面帶晦紋，怕有大难临头。又知你素日是个好人，因此願以直言相告。

〔王甲惊介。賈鉄嘴又細看王甲，掐指算介〕

賈鉄嘴　哎呀，相公可別見怪，你这七日之內，只怕性命难保！

王　甲　（憤怒介）我現在好好一个人，哪有这等事情！你莫非有意咒罵于我？

賈鉄嘴　相公你休要动怒。我这扇子乃是仙傳法宝，用扇子在你头上搧一搧，若是你头髮不动，就算我看的不眞；若是一搧头髮竖立，那就是魂不附体之兆。恐你难逃此难！

王　甲　我却不信。你且試来！

〔王甲脫帽，賈鉄嘴搧王甲头髮介〕

賈鉄嘴　相公，我这里有个鏡子，你自己看看。

〔賈鉄嘴取鏡与王甲，王甲覌鏡惊异介〕

王　甲　当眞有这等事！

賈鉄嘴　可見我賈鉄嘴不是騙人吧。你赶紧回家預备后事要紧！

王　甲　哎呀不好了！（哭介）

（唱）一見头髮立起来，

好似鋼刀刺胸怀。

陽世不能常存在，

兒的娘啊！

回家見母再安排。（由上場門跑下）

賈鉄嘴　王相公，王相公！咦！他哭着就跑啦，拐个弯兒連影兒都不見啦。大概他許是信了我的話啦。我不免等候片时，再作道理。（下）

第　六　場

〔康氏、赵氏上〕

康　氏　（唱）吾兒祭扫未回轉；

不由老身挂心間。

自我兒到坟塋祭扫去后，尙未回来。老身不免在此等候一时。

〔王甲急上〕

王　甲　（唱）来到了自家門忙把門叩！（叩門介）

康　氏　媳妇，外面有人叩門，你且看来！

赵　氏　遵命。（开門介）

王　甲　（唱）見母亲我只得細說从头。（跪，哭介）

康　氏　我兒为何这等模样？

王　甲　孩兒出得門去，行在大街之上，遇見一个姓賈的相士。他与孩兒看相，見面就知姓王；又說孩兒面有晦紋，七日以內，性命难保！

康　氏　相面的也是凡人，哪有知人生死的道理！

王　甲　孩兒先也不信。怎奈他手持仙傳宝扇，向孩兒头上一搧，孩兒头髮根根豎立，言道乃是魂不附体之兆，叫兒回家快快預备后事。哎呀母亲哪！孩兒蒙母亲养育之恩，恐怕从此就不能报答了！

（唱）倘若是那相士言語有驗，

只恐怕兒不久命丧黄泉。

康　氏　（唱）听他言来心胆战，

点点珠泪落胸前。

赵　氏　哎呀母亲哪！

（唱）适才听他說一片，

好似刀劍把心剜。

快把相士叫回轉，

設法搭救我夫男。

母亲，快把那相士追了回来，問問有無解救之法。

康　氏　烏鴉連日乱噪，必定不祥。果有此事。也罢，媳妇与吾兒快快追我那相士，問他有無解救之法。快去！

王　甲
赵　氏　遵命。（下）

康　氏　正是：但願相士显神灵，搭救我兒命残生。（下）

第　七　場

〔賈鉄嘴上〕

賈鉄嘴　（唱）西街走过东街奔，
　　南街轉罢北街行。
　　东西南北都走尽，
　　不曾遇到相面的人。

自从早晨我与王相公相了一面，他哭着就跑啦。我繞个弯子也回来啦。在此等候多时，不見一点动静，难道这事有什么蹊蹺不成？看看天已过午，我肚子跟我很有些过不去，只好回家吃我那残羹冷飯去者！（圓場）

〔王甲、赵氏上〕

王　甲　（唱）行走来在大街上，

赵　氏　（唱）不知相士在哪方？

相公，远远有一相士，不知可是那賈先生么？

王　甲　（急視）正是。賈先生！賈先生！

賈鉄嘴　后面有人喚我，难道有了消息不成？（回身介）哦，我道是誰，原来是王相公。难道你給我送相金来了么？这位可是大娘子？眞是出色人材！

王　甲　（作揖介）賈先生休得取笑。求你大發慈悲，救我性命

要紧！

賈鉄嘴　我好意告你真話，又不曾貪圖你的銀錢，泄露天机，我还怕遭天譴呢。快快不要罗嗦，我要回家吃飯去啦。

赵　氏　（哭拜介）賈先生，你豈有見死不救的道理？务必請你同我等同到舍下，好与我母亲仔細說明，还要重礼相謝。（使眼色介）

賈鉄嘴　娘子，我这是鬧着玩的，哪有办事不办完了的道理！就煩帶路！

〔众圓場〕

賈鉄嘴　（唱）三步当做兩步行，
　　　　兩步当做一步行。

王　甲
赵　氏　母亲，快快开門，活神仙来了。

〔康氏急上，开門介〕

賈鉄嘴　老太太在上，賈鉄嘴这廂有礼！

康　氏　这就是賈先生？聞听我兒言道，先生相我兒有大禍临身。可憐我王門一子單傳，如何禁得三差二錯！务求先生大發慈悲，救了我兒性命，免得我断絕香烟。就是我王門祖先，也感恩非淺！

〔康氏、王甲、赵氏同哭拜介〕

賈鉄嘴　老太太請起。我賈鉄嘴乃是一个凡人，能够算出，未必能救得了。

康　氏　先生不要太謙。除了先生，还有何人能設法搭救我兒？媳婦，快取官宝一錠，送与先生，做为薄意。我兒若能保全性命，必要重礼相謝，决不食言。

〔赵氏与賈鉄嘴送銀介〕

王　甲　賈先生，多多救命吧！

赵　氏　先生有何妙法，請你快快言講，不要將我母亲急坏啦！

賈鉄嘴　这都是我自己多嘴，泄露天机，沒法子，只好指你一条明路。你等須要照法行事，如有絲毫錯誤，那时休怪我法术不灵！

康　氏
王　甲　願听先生指教。

賈鉄嘴　你等在后院打扫屋子一間，把門窗四面密密糊好，將相公关閉屋內，只留一孔，傳送飲食，早晚只許亲人看守，万不可假手旁人。屋內無論有何响动，不要大惊小怪，开門偷看。等到过了七天，躲开难星，你一家人就可以長久团聚啦。

康　氏
王　甲　多謝先生！
赵　氏

賈鉄嘴　我为你这事，一早忙到現在，我眞是沒事找事。告辞啦！

（唱）但願你七日后难星去淨，

康　氏　（唱）那时候滿斗香答謝神灵。

〔賈鉄嘴下〕

康　氏　（唱）叫媳妇將后房打扫干淨，

〔康氏、王甲下〕

赵　氏　（唱）待等得大事成多謝先生。（下）

第　八　場

〔李广余持刀匆匆上，过場下〕

第　九　場

〔赵氏一手持水桶，一手持扫帚上〕

赵　氏　奴家、赵氏。奉了母亲之命，打扫空房。明是打扫空

房，暗是除掉王甲的性命，也好和那李郎双宿双飞。天色不早，我不免到后門外打水，也好放他进来。

（唱）奉母命打扫这空房一座，

满屋中尽都是塵土蛛罗。

我只得提水桶將它擦抹，

七日限那王甲活日無多。

提水桶开后門（开門介）無人走过，（望介）

〔李广余暗上，悄立赵氏身后〕

这时候不見他却是为何？

天到这时候啦，怎么还不見他来呢？

〔赵氏打水介，看水中有人影，惊介，后退与李广余相撞介。赵氏喜介，招手示意李广余进門，李广余进門介。赵氏进門，关門介。同进屋門介，赵氏打扫介〕

赵　氏　我說李郎呀！事到临头，你可要小心哪！

李广余　那个自然！（下）

赵　氏　（出屋門介）有請母亲！

〔康氏、王甲上〕

康　氏　媳妇打扫房屋淨，准备吾兒避难星。

赵　氏　房屋已經打扫干淨，收拾妥当，快叫兒夫进去吧。

康　氏　兒呀，你妻子已將房屋打扫干淨，你快进去躲避。待等七日难满，我母子再来相見。

〔王甲窺探，退縮不前介〕

王　甲　母亲，孩兒不去了。

康　氏　却是为何？

王　甲　这房內陰森森的，叫我好不害怕。

康　氏　兒呀！

（唱）这房屋虽然是陽光不透，

管叫兒七日后無难無憂。

王　甲　(唱)进房屋只覺得心中战抖，
　　　　　　但願得七日后我再出头。
赵　氏　夫君，快些进去吧。母亲的話是不錯的。
康　氏　吾兒快些进去的才是！
〔王甲进屋介，下。赵氏关門介〕
康　氏　啊媳妇，你我婆媳每日輪流在此守护，等到七日以后，接他出来便了。
赵　氏　是。
〔同下〕

第十場

何元直　(內唱倒板)
　　　　　　拜辞堂上别家門，
〔四青袍、院子引何元直上〕
何元直　(唱)征衫染遍路旁塵。
　　　　　　披星戴月朝前进，
　　　　　　眼前只見一邮亭。
〔二差役，驛丞上〕
驛　丞　驛丞迎接太爷！
四青袍　免！
〔何元直下馬介，同入，坐介〕
驛　丞　参見太爷！
何元直　有劳了。此处什么所在？
驛　丞　長揚驛。
何元直　前面呢？
驛　丞　再行二十里，便是东河县境。
何元直　如此，貴官請便！
〔驛丞打躬，下，二差役随下〕

何元直　听驛丞之言，前面已离东河县不远。想我初次为官，必須知曉風土人情，方能說到勤察民隐。何不趁此入境之先，改扮起来，私訪一回？我就是这个主意。家院！

家　院　有。

何元直　备衣伺候！

家　院　是。（与何元直换衣介）

何元直　（唱）不怕辛苦求民隐，

乔装改扮走一程。

〔何元直下，众分下〕

第十一場

〔康氏、赵氏上〕

康　氏　（唱）不分晝夜勤看护，

赵　氏　只为兒夫受苦辛。

康　氏　媳妇，我兒关进后房，計算起来，已經六日。再有一日，便可脫离灾星，母子夫妻重聚，豈不可喜可賀！

赵　氏　当喜当賀。

〔康氏打呵欠介〕

赵　氏　母亲，連日疲倦，暫請到后房歇息歇息。

康　氏　只是怎好讓吾媳一人看守？

赵　氏　母亲乃年迈之人，豈可过于劳頓。只剩一天工夫，媳妇一人看守，料也無妨。

康　氏　也罢！你且小心看守，待我去到后房休息片刻，再来帮你。正是：老来精神少，哪敌少年人。（下）

〔房內响声〕

赵　氏　母亲快来！母亲快来！兒夫瘋魔了，快来呀！

康　氏　（內）来了！

〔康氏急上，扑倒介。李广余改服王甲服，披头散髮由下場門奔出，繞場，由上場門下。康氏、赵氏同追下〕

〔場設河景，李广余从下場奔上，投河遺鞋介，康氏，赵氏急上，喊介〕

康　氏
赵　氏　救人哪！救人哪！

〔众邻居上，急救不得〕

康　氏　哎呀，我的兒呀！

赵　氏　兒的夫哇！

康　氏　（唱）一見我兒丧了命，

不由老身痛在心。

哭哭一声王甲！

叫叫一声我的兒啊！

实指望脫灾星保全性命，

又誰知大限到一命归陰。

赵　氏　（唱）兒夫投河丧了命，

賤妻一人苦伶仃。

無奈何随夫死了吧，

〔赵氏扑身假投河介，众拦介〕

康　氏　（唱）婆媳回家定計行。

〔众扶康氏、赵氏下〕

第十二場

〔賈鉄嘴上〕

賈鉄嘴　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門。

我、賈鉄嘴。只因那日与李广余李相公办了那件事，謝承我二百兩銀子，叫我远走高飞。这几天听着外面風声，叫我心中有些不安，故此离了鳳祥村，来

到此地。看看天色已然不早，眼前有一客店，不免投宿一宵再走。店家哪里？

〔店家上〕

店　家　孟尝君子店，千里客来投。

哪位？

賈鉄嘴　店內可有干净屋子？

店　家　巧啦，就剩一間啦。您請吧！

〔賈鉄嘴、店家同进介，下〕

〔何元直上〕

何元直　（唱）走了多少村和鎮，

且喜無人識姓名。

从容迈步朝前进，

眼看紅日又西沉。

下官、何——（四顧介）何元直。自到东河改扮私訪以来，經过多少村庄城鎮。眼見得大小人家，鷄犬桑麻，男耕女織，各安其業，倒也風俗敦厚，只是紅男綠女，賽庙求神，有如瘋狂一般。这也是民智不开，乃是地方有司之責。現在东南二乡均已走遍。眼前这个村庄，不知什么所在？看看日色西沉，不免就向这店中投宿一宵。店家！

〔店家上〕

店　家　哪位？

何元直　里面可有清靜上房？

店　家　（陪笑介）客官，今兒您来晚啦，別說上房，連廂房都住滿啦。

何元直　此地可有別家旅店？

店　家　周圍这兒十里就这一家店。

何元直　看看天色已晚，店家你行个方便吧！

店　家　这是怎么說的！您站站，等我給您商量商量。(轉身介)

〔賈鉄嘴上〕

店　家　客官，外边有个客人走晚啦，沒地方住啦。您这屋子是一个人，您給拆兌拆兌好不好？

賈鉄嘴　他是哪兒来的？

店　家　是外路人，您借个光吧。

賈鉄嘴　拆兌倒可以。就是明兒店錢怎么算？

店　家　自然一人一半。

賈鉄嘴　好，叫他进来。我占这头，他占那头。

店　家　謝謝您！(轉身向何元直)客官，您請吧！現在給您騰出半間屋子，將就將就吧。

何元直　有劳了！

店　家　客官，您用什么东西不？

何元直　前途用飯不久，有事再来喚你。

〔店家下〕

賈鉄嘴　这位大哥貴姓？

何元直　問我么，(略沉吟)姓賈。

賈鉄嘴　巧極啦，我也姓賈。五百年前共一家。咱們是当家子。

何元直　幸会幸会。

賈鉄嘴　听您說話不像此处人，为何来到此地？

何元直　我本不是此地人氏。只因販卖綢緞布匹为生，此地現有几家賬目，前来清理。

賈鉄嘴　(背供介)看此人举动很闊，必是个大商人，我不免兜搭兜搭他，也許連我的飯賬他都候嘍，我豈不是白吃嗎！我就是这个主意。(向何元直)原来是位大客商，失敬啦！

何元直　豈敢！但不知仁兄做何生理？

賈鉄嘴　我叫賈鉄嘴。我会看相，受过仙傳。在东河县內文武官員，地方紳士，沒有一个不找我相的。我整天忙得了不得。今兒咱們碰上啦，又这么清閑自在，眞是你运气不錯，我来給你相相。

何元直　卑人浪走江湖，平生不曾請人看过相。不相也罷！

賈鉄嘴　喲！你是未遇到看好相的。像我这个看相的，相金不多，可是灵驗非常。誰讓我們是当家子，我就送你个相，你試試瞧。(相面介)你有老亲在堂，对不对？

何元直　(微惊介)是的。

賈鉄嘴　你父母双全，对不对？

何元直　不是的。先母早經下世去了。(微叹介)

賈鉄嘴　不錯不錯，你右耳上有顆痣，主老夫人先过去。对啦对啦，你从年青就出門？

何元直　有的。

賈鉄嘴　你一过三十岁就当掌櫃的，是不是？

何元直　(微笑，搖头介)也有的。

賈鉄嘴　你看怎么样？如果我常跟着你，你的买卖怕不發財嗎？

何元直　賬目算清，再来請教。

賈鉄嘴　这么說，我今兒的店錢，总得要扰你啦。

何元直　(笑介)些須小事，也無不可。天气不早，我要歇息了。〔同下〕

第十三場

〔李广余上〕

李广余　縱少文章光北斗，若論武艺冠东河。

俺、李广余。本县人氏。只因生性好武，練就一身武艺，补了武学生員。憑这一身本領，在东河县內結交朋友甚多，無人敢来欺侮。祖遺几处生意，每年也还賺錢。因無絕色女子，尙未成就亲事。我与王甲之妻赵氏交好多年，是我二人定計將王甲一刀杀死，現已無事，不免去到于媒婆家中托她前去提亲便了！

(唱)独坐家中多煩悶，

心中只想美佳人。

迈开大步朝前进，

不覚来在于家門。

来此已是于媒婆門首。待我叫門。于媽媽，开門来！

于媒婆　(內)来啦！来啦！(上)

(念)說我好的叫我月老，

說我坏的叫我皮条。

耳听門外像有人叫，

隔着門縫我瞧不着。

哦，我当是誰，原来是李相公，里面請坐！

李广余　請！(入門，坐介)

于媒婆　相公，今天是哪陣風刮来的？敢莫是要娶大娘子吧？

李广余　正为此事。望求媽媽帮助。

于媒婆　有話請講当面！

李广余　媽媽呀！

(唱)小生今年廿六春，

家中缺少結髮人。

王甲娘子貌端正，

有煩代我去求婚。

于媒婆　李相公，您这不是胡鬧嗎？人家在家守寡，并未說

要找主。况且她家也有錢，哪能輕易就改嫁？

李广余　天下事只有求而不得，哪有不求而得的道理？望媽媽与我前去提亲，如果有成，重礼相謝。

于媒婆　您在南庄是一首戶，娶个太太，也得要一个名門小姐，怎么要一个破貨？

李广余　娶妻只在美貌，哪个管她小姐大姐！

于媒婆　就是这么說吧。她家还有一老母，人家婆媳感情甚好，也不能如此拆散。

李广余　就是招在她家，認她婆婆为母，我也願意。

于媒婆　你这是餓皮臭虫——叮上啦。我去探着办，如果有成，再来回复；如果不成，您可别埋怨我。

李广余　那是自然。只要这門亲事可成，一切我均应允。就煩媽媽前往，告辞了！正是：准备玉簫諧彩鳳，安排香餌釣金鰲。（下）

于媒婆　李相公这事眞奇！待我閑着与他碰上一碰。正是：深閨女子他不要，一心要住破瓦窰！（下）

第十四場

〔康氏、赵氏上〕

康　氏　临風每洒思兒泪，

赵　氏　顧影常怀失偶情。

康　氏　自从我兒投河身死，抛下了一家人孤苦伶仃，思想起来，好不叫人悲痛！

赵　氏　母亲且免愁腸，保重要紧。

康　氏　兒媳哪里知道，你夫一死，剩你我兩代孀居，王門中既無亲支可以承繼，將来我死之后，叫你倚靠何人！

〔赵氏假哭介〕

康　氏　若不然，領一义子在你身旁，將来也好侍奉于你。

赵　氏　隔肚皮的兒子，总是养不好的。將来長大不才，令人嘔气。倒不如沒有的干淨。

康　氏　若不然，吾兒別嫁他人，也免誤你青春。

赵　氏　这个！母亲偌大年紀，叫媳妇如何舍得？

康　氏　这就难了！

（唱）听她言不由我心中暗想，

这件事倒叫我难以主張。

讓她嫁她不肯孝志可仰，

若为我誤了她我更心傷。

若不然，为你贅一女婿在我家中，你意如何？

赵　氏　旣是母亲做主，媳妇也不敢違背。但是媳妇有三件心事，要在母亲面前說明，不知当講不当講？

康　氏　你且說来！

赵　氏　第一件：婿家要人口不多，还得拜在我母膝下。

康　氏　这是媳妇的孝思。

赵　氏　第二件——（假含羞介）

康　氏　媳妇但講無妨！

赵　氏　第二件：后来若有身孕，生下男孩，第一个要归王氏，承繼宗祧。

康　氏　媳妇言得極是。

赵　氏　第三件：若有求婚之人，媳妇須自己做主。

康　氏　那是自然。这三件心事想得十分周到，眞乃賢能媳妇。且等候找媒婆到来与她商議。

〔于媒婆上〕

于媒婆　我、于媒婆，慣走千家門，串百家戶。前几天南庄

李相公托我做媒，要娶王甲的媳妇。人家有錢，又沒托人找主！这是哪兒的事？不过李相公为人慷慨，我不免前往試探一番。(叫門介)王老太太在家么？

康　氏　外面有人叫門，媳妇前去开門！

赵　氏　(开門介)原来是于媽媽！

于媒婆　大娘子！

赵　氏　于媽媽里面請坐！

于媒婆　請！老太太在上，媒婆有礼！

康　氏　不敢！請坐。

于媒婆　前几天我就打算看您来啦，总沒工夫。老太太您好啊？大娘子啊，你們娘倆不在外面玩玩，不悶得慌啊？

康　氏　媽媽来得凑巧。我正有一事相煩。

于媒婆　老太太有事吩咐就得啦，什么叫做"相煩"哪！

康　氏　自从我兒去世，媳妇正在青春。我意代她招一女婿，在我家中，兒婿兩当。打算托媽媽做一媒人。媳妇，將你三件心事，告知于媽媽，也好替你办理。

赵　氏　我本当随夫下世，怎奈母亲年高。今迫于母亲之命，不得不从。我还有三件心事，媽媽听了！

(唱)一要婿家人口少，

二要生子繼王門，

第三件事不足論，

我自己选擇求婚的人。

于媒婆　托我做媒的可多啦。要像大娘子的心事，除非南庄李相公！

〔赵氏惊喜，点头介〕

于媒婆　那李相公家財甚富，小臉長的又紅又白的，今年才

二十六岁，全身武艺。他前天托我做媒，說入贅也可以。我看这倒是天緣凑巧。

康　氏　他既然家財甚富，况且正在青年，恐怕到我家中，人家未必願意吧？

赵　氏　这个！只要他情願，何必問他有無家財？

康　氏　既然媳妇願意，为娘的也不攔阻于你。就煩于媽媽前往提亲。

于媒婆　是啦，包在我身上，一定喝这碗冬瓜湯。老太太，我告辞啦！（下）

康　氏　（唱）今日心中才放稳，

赵　氏　（唱）待等佳期到来临。

〔同下〕

第十五場

〔于媒婆上〕

于媒婆　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門。

那日李相公到我家中，托我去向王家寡妇提亲。我想事必無成。誰知道到王家三言兩語就把事給說好啦。今日李相公定期前往他家入贅。我不免張罗張罗去。（圓場）来此已是，待我进去。老太太！

〔康氏上〕

康　氏　明知新是旧，难免喜还悲。

于媽媽，一切可已齐备？

于媒婆　俱已齐备。

康　氏　如此，攙出見礼。

于媒婆　奏乐！

〔吹打。儐相上，李广余、赵氏上〕

儐　相　伏以：

旧店新張，

旧布新漿；

新人旧好，

旧好新郎。

拜天地！拜高堂！夫妻交拜！送入洞房！

〔李广余、赵氏下〕

于媒婆　与老太太叩喜！

康　氏　罢了。你們外面用飯，老身也到后面休息去了。

〔分下〕

第十六場

〔四賀喜人上〕

賀喜人甲　今兒是李广余入贅的日子。平常他挑揀媳妇，总是高不成低不就的。想不到帶着那么大的家当，到个寡妇家去入贅。眞是这个年头兒，什么事都有。

賀喜人乙　对啦。

賀喜人丙　您哪不知道，現在有錢的人講究的是娶寡妇。

賀喜人丁　你別胡說八道啦！我們去道喜，扰他一頓飯要紧。

四賀喜人　請！

〔同下〕

第十七場

〔康氏上〕

康　氏　一身已到衰迟景，滿眼徒增感触多。

老身不幸，兒子早亡，媳妇正在青春年少，將李广余招贅家中，兒婿兩当。原想生下一男半女，好接王氏香烟，誰知自从入贅之后，李广余性情暴躁，

就是媳妇也大不如前了。天到这般时候，并無一人問及老身，好不令人心中难过。不免走向街前，消遣一番，再做道理。(出門，哭介)

〔何元直上〕

何元直　(唱四平調)

那日里私訪在城鎮，

耳听旁人議論紛紛。

都說那王家事令人納悶，

哪有个活人被鬼生擒？

七日前有人早送信，

未卜先知是个相面的人。

这椿事倒叫我心中不定，

去到那王門中仔細盤詢。

且住！是我私訪城乡，聞得旁人紛紛議論，說有鳳祥村王甲，無故自行投河。七日之前，有一相士，未卜先知。我想人之生死，哪有事前預知的道理？其中恐有緣故。人言王甲之父王仁，生前曾在河南一帶經商做客。我原籍河南，不免假充王仁之友，前往刺探一回，再做計較。来此已离王家不远，待我問明前去，也好相机行事。(看康氏介)看那旁有一老妇人掩面痛哭，不知她是何人。我不免冒叫一声。老太太，这廂有礼了！

康　氏　还禮。客官敢是失迷路途？

何元直　借問一声，曾在河南經商的王仁，不知他家住在何处？

康　氏　客官問他做甚？

何元直　那王仁兄在河南时节，与卑人交好甚厚。前来拜訪，

故尔动問。

康　氏　他前年下世去了。

何元直　那王仁兄下世去了！还有他一家大小呢？

康　氏　慚愧！老身便是王仁妻子。

何元直　原来是王大嫂，失敬了！

康　氏　不敢！客官請到里面待茶。

何元直　請！

康　氏　未曾动問，客官上姓？

何元直　卑人姓任名可元，河南人氏。只因淸算賬目，来到貴乡，特来看望王仁兄。不想他已下世。但不知令郎几位，家境如何？

康　氏　家中倒可勉强度日。只是小兒王甲，也不幸身亡了。

何元直　（惊介）怎么講？

康　氏　今年夏間亡夫忌日，我兒前往坟前祭扫。有一相士，看他面帶晦紋，說他有大难，叫老身將他紧閉房中，度过七日，才能無事。不想六日將过，他忽發瘋病，自行投河而死了。（掩泪介）

何元直　那个相士是何方人氏，有此本領？

康　氏　那相士名叫賈鉄嘴，本村前后無人不知。

何元直　噢！相士名叫賈鉄嘴！（点头介）

康　氏　正是。

何元直　令郎可有子嗣么？

康　氏　今年才得完婚，哪有子嗣，也是老身命苦！

何元直　如此，可請令媳一見！

康　氏　不見也罢！

何元直　却是为何？

康　氏　說来只恐客官見笑。只因兒媳正在年少，恐她后来

無靠無依，故此代招一婿，兒婿兩当，也是不得已之举。

何元直　这本也是有的，豈有見笑之理？卑人此来，要到鄰庄清算賬目，正想到王仁兄坟前祭奠一番。要在尊府借住几天，不知大嫂可肯容納否？

康　氏　既与亡夫交厚，家中閑房甚多，暫住几日，又待何妨。

何元直　多蒙款待。我这里当前謝过！只是令媳必須一見，出入也好方便。

康　氏　赵氏媳妇与李相公，前来相見任伯父。

〔赵氏不应〕

康　氏　媳妇快些出来！

赵　氏　（內）来了！

〔李广余、赵氏挽手上〕

赵　氏　人家正有事，又叫喚起来。
哪里来的这个討厭的客！

〔李广余、赵氏与何元直对覷一楞介〕

赵　氏　拜見母亲！喚我何事？

康　氏　这位任伯父，你爹爹当初在河南經商时节，与他交好甚厚。上前見过！

〔李广余、赵氏勉强与何元直見礼介〕

赵　氏
李广余　任伯父，这廂有礼了！

何元直　还礼，請坐！

赵　氏
李广余　有坐。

何元直　卑人此番到得貴庄，滿望与我王仁兄一見，誰知他

已下世。就是那王相公也發瘋病而死，眞是令人可嘆！但不知王大嫂与相公結婚，为日几何？

赵　氏　那事提它干什么！

康　氏　可憐不过数月之久。

何元直　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王相公有难，相士居然算出，眞乃是个神人。

赵　氏　这也是数由前定，幷非人力可为。

何元直　但不知王相公由室內竄出时节，是何情况？

赵　氏　他到七日那天，一鑽窗戶，披头散髮，就跑出来。我們娘倆也沒追上，就投河一死啦！（假掩泪介）

康　氏　老身看到六日，身体困倦，到后房歇息片刻。誰知他就竄出来了！

李广余　反正也是您亲眼得見的。

康　氏　正是亲眼得見。

何元直　这事眞乃天意使然。

康　氏　任家伯父到此討債，要在我家耽擱几日，就讓他在后院暫住几时。

赵　氏　咱家中人口甚少，怎能招待远客！

何元直　大娘子万勿客气，卑人只要有一席之地，少住几日，即便登程。

康　氏　媳妇將后院房中略为打扫，好請任伯父安歇。

赵　氏　是啦。

〔赵氏、李广余轉身向康氏一指，下〕

康　氏　我陪客官，且到后院观看住房去者。正是：开門且款浮踪客，（下）

何元直　微服权充买卖人。（下）

第十八場

〔起初更。何元直上〕

何元直　卑人、何元直。来在王家，已經三日。只見那李广余与赵氏形迹可疑，并未得着确实証据。

〔起二更〕

何元直　天已二更，夜不成寐，所幸月明如水，不免到院中閑步一番便了！

(唱)一輪明月照窗前，

元直心中似油煎。

实指望到了东河县，

光宗耀祖做清官。

忽然遇一可疑案，

訪了三日不得根源。

我若是歇手不訪問，

对着百姓心不安。

我若仔細再訪問，

毫無头緒处处为难。

低下头来自盤算，(想介)

有了！

(唱)我不免到空房查看一番。

且住！那日康氏告我，王甲就在那間屋內避灾。日間想往查看，又恐李赵二人生疑。趁此四下無人，我不免隐身入內。(推門，入門介)此屋堆些柴草，蛛罗甚多。待我推开窗戶，借着月光，也好查看。(四嗅介)啊！这柴草房中，为何有血腥之气？眞正令人納悶！(四下細看介)那边柴草堆中，又不似有可疑之

物！恐怕又是白来一場。有人撞見，反为不美。待我出去了吧。（出介，絆倒介，起立介）啊！牆根下有何物將我絆倒？（刨介，看介）原来是一把腰刀。（持腰刀在窗下观看介）此刀尙有血迹，何人埋藏在此？哦呵是了，想是这刀与案情有关。王甲呀王甲，你的沉寃要雪了！

（唱）一見腰刀心中喜，
　　此案越来越可疑，
　　袖兒掩过忙收起，
　　再从他处覓端倪。（下）

第十九場

〔李广余、赵氏上〕

李广余　（唱）夫妻二人都欢喜，

赵　氏　（唱）金盤玉盞醉如泥。

李广余　（唱）但願鴛鴦常比翼，

赵　氏　（唱）你我从今永不离。

李广余　今晚趁那老婆子已睡，我二人豁拳行令，暢飲几杯。

赵　氏　就依相公。

〔李广余、赵氏豁拳介〕

〔何元直上〕

何元直　天到这般时候，为何尙有豁拳行令之声？待我偸看偸看。哦，正是李广余与赵氏在此飲酒。这种举动，不似良善之家。我且听他們說些什么。

李广余　我今天河溝翻船，想不到我輸給你啦。可是我酒喝得眞眞痛快！

赵　氏　那是你拳不行。

李广余　我二人如此快乐，全仰仗我娘子这条妙計。不过賈鉄嘴也眞算一个能干之人……

〔赵氏忙掩李广余口介，李广余、赵氏出門，四下观望介，何元直退介〕

赵　氏　你今天又喝多啦！怎么說出这样的話？你胆子也太大啦！

李广余　房中只有你我二人講話，又有何妨！

赵　氏　这話我劝你以后别再說啦！

李广余　就依娘子。时已不早，我們安歇了吧。

〔李广余、赵氏携手下〕

何元直　哈哈哈……！

(唱)今日听了一席話，

果然料事并不差。

今听他二人之言，供証均有。我到得他家已經九日，未便久留。明早我不免不别而行，到衙任事去者。正是：只要此心似明鏡，何愁照物不秋毫！(下)

第二十場

〔康氏上〕

康　氏　已無眞骨肉，且做假痴聾。

老身、康氏。那日任客官暫借我家居住，已經数日，每日与我談些家常，破我許多愁悶，为人倒也和气可亲。今日天到这般时候，为何还不見客官前来用飯？我不免呼喚一声。(圓場)任客官，任客官！为何不見应声？我且进內一观。(入門介)客官在哪里，客官在哪里？(四看介)客官因何不在？媳妇等快来！

赵　氏　(內)来啦！

〔赵氏、李广余上〕

赵　氏　母亲唤我何事？

康　氏　可知任客官到哪里去了？

李广余　我們不知他往哪里去啦。

赵　氏　他整天跟賊似的，到处瞎窜，誰还跟着他嗎？

康　氏　莫非我家对他有什么不周之处，故此不辞而去？

赵　氏　要是不辞而去，咱們就得看看丢了什么沒有。

李广余　娘子言之有理。你我看来！

赵　氏　他在这兒整天白吃飯，还要挑眼嗎？

康　氏　不必如此。且待几天，看他是否回来，再做計較。你等且随为娘到后面用膳去吧。（下）

赵　氏　我看这姓任的来得可疑，去得奇怪，莫非这客官有什么緣故不成？

李广余　客官乃是外乡之人，料然無事。

赵　氏　我等总要小心一二，才是道理。

李广余　娘子，你的胆也忒小啦！想俺李广余，在这东河县內，誰人不知，哪个不曉？我的朋友甚多，又有何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赵　氏　就是那老乞婆，近日对我二人的神气，也有些怨恨之色。

李广余　那个老乞婆白费草料，也要想打發之法，日后我二人眼前才得干净。我等慢慢計議。先去用膳去吧。〔同下〕

第二十一場

〔蓝大、洪二上〕

藍　大　奔走公門內，

洪　二　当差不自由。

藍　大　我、藍大。

洪　二　我、洪二。

藍　大　本县新任何大老爷，昨天才到任，今天就坐堂。發下票来，讓我等到鳳祥村王家，捉拿李广余同他妻赵氏。临行交代，不許泄露風声、私行卖放！那王家是有錢的，李广余也是有錢的。如果拿票一照，暫緩到堂，总可捞摸几文。可是照太爷的办法，又是白费腿的买卖。伙計，你知道傳李广余夫妻到底是什么案子？

洪　二　你同我一塊听的吩咐。你不知道，叫我問誰去？

藍　大　走吧，宁讓它费腿，别讓它折腿。(圓場)

洪　二　来此已是王家門前。我等不免假做找人，見了面时，帶着就走。开門来！

〔康氏上〕

康　氏　門外有人喚，敢是任客官？

(开門介)二位何人，到此何事？

藍　大　李相公在家么？

康　氏　正在家中。

藍　大　我等俱是他的朋友，特来看望李相公与他妻赵氏。

康　氏　此时尚未起床。

藍　大　我們走了几十里路，他們还未起床，眞是有福之人！我弟兄且在尊府暫候。

康　氏　請！

藍　大
洪　二　請！(入門介)

康　氏　相公、媳妇，外面有人找你！

李广余
赵　氏　（內）来了！（上）

大清早起，何人找我？

康　氏　就是这二位。

藍　大　你可是李相公？

李广余　正是。

洪　二　你可是赵氏？

赵　氏　正是。

李广余　你等寻我何事？

藍　大
洪　二　就为这事！（打李广余嘴巴介）

〔蓝大、洪二取鉄鏈，分别与李广余、赵氏带介〕

李广余　这是何故？

藍　大　你問我，我也不知道。太爷有命，前来捉拿你等。

李广余　但不知为何案件？

藍　大　我等不知。

李广余　煩劳二位回衙，就說我等未在家中，等我探明案情，再行报案。这里有官宝一錠，送与二位待茶。

藍　大　銀子是白的，眼珠是黑的，誰不喜欢！可是此案不行！

康　氏　二位到底何事？

藍　大　我等实实不知。

康　氏　这就奇了！

（唱）媳妇可曾犯何罪？

赵　氏　（唱）大門不出得罪誰？

康　氏　（唱）相公被拿因何为？

李广余　（唱）狗官仗势假狐威！

也罢！就煩告知我家，說我無故被狗官拿去，讓我家中通知我众家宾朋，設法搭救于我。我这里随同他們前去，看他把我如何处置。(对赵氏)走吧！

赵　氏　只得前往。

藍　大
洪　二　別費話啦。

〔蓝大、洪二拉李广余、赵氏下〕

康　氏　这是哪里說起！我不免通知李家便了！(下)

第二十二場

〔四青袍、書吏引何元直上〕

何元直　(引)恪遵祖訓，待黎民，愷悌慈祥。

(詩)苦讀詩書数十年，

　　烏紗帽上有青天；

　　男兒欲上凌烟閣，

　　第一功名不爱錢。

下官、何元直，蒙聖恩簡放东河县令。私訪到得鳳祥村，見王甲死的不明。因在他家十日，暗中查訪，所幸得了眞情。又寻着腰刀一口，上有血迹，因此派差人前去，將王甲妻子赵氏与李广余一同拿来，审問情由。来，李广余、赵氏可曾拿到？

四青袍　俱已拿到。

何元直　帶上来！

〔蓝大、洪二帶李广余、赵氏上〕

藍　大
洪　二　李广余、赵氏帶到。

〔李广余、赵氏跪介〕

李广余　父台，治晚生有礼！

何元直　你是甚等前程，口称“治晚”？

李广余　治晚是武生員。

何元直　（冷笑介）好一个武生員！摘去头巾，一同跪下！

〔蓝大摘李广余头巾，李广余跪介〕

何元直　你二人为何不抬起头来？

李广余
赵　氏　有罪不敢抬头。

何元直　恕你無罪！

李广余
赵　氏　（抬头介）您不是任伯伯么？因何要賬来在此处？

〔蓝大、洪二打李广余、赵氏嘴介〕

何元直　我且問你，王甲死得不明，你等怎样謀害？从实招来！

赵　氏　小妇人赵氏，只因我前夫王甲上坟，路遇着一个相士，說他面帶晦紋，必須禁閉房中七日，才得無事。剛剛七天头上，誰知他撞出房来，投河死啦。（假掩泪介）我婆婆命我招一女婿，兒婿兩当。因此才將李广余招贅家中。

何元直　李广余，你將王甲怎样致死，从实招来，本县开脫于你。

李广余　我是她婆婆托媒人說的，將我招贅她家。从前的事，一概不知。到她家后，听她婆婆所說，与赵氏所供絲毫無异。

何元直　我在你家內，看你二人深宵酗酒，所行所为，本县已十得八九。不要胡說，快快与我講！

赵　氏　大老爷，这可成了笑話啦！我夫妻二人飲酒取乐，也犯王法嗎？大老爷到任之后，又不曾出个告示，禁止百姓喝酒。要照你这一說，兩口子同房，也是

犯罪咧！

何元直　住口！

（唱）狗賤人說的哪里話？

哪有个害人命不犯王法？

今日里在大堂若不招下，

少不得动大刑細問根芽！

赵　氏　有的好招，無的招什么？

何元直　你等口說無招。我且問你，这个腰刀上有血迹，它是哪里来的？（擲腰刀介）

〔李广余、赵氏見刀惊介〕

李广余　这刀么？

赵　氏　这刀哪兒来的，我們哪兒知道！

何元直　这刀就在王甲避灾房中所得。你等还有何話講？

赵　氏　这刀在我們家中，小妇人实在未曾看見。就是我們家有刀，就得杀人么？看家护院，誰也許有把刀。大老爷出門也許帶把刀。难道这就是人命嗎？

何元直　这个！

李广余　大老爷要是看我有錢，捐点賑款，我等情願报效。这人命关天的事，小人們实在不敢招承。

何元直　住口！

（唱）在堂前我与你一番好話，

你那里为什么胡言乱答？

叫人来將广余与我拖下，

先責他八十板再問于他。

不动大刑，量你不招。来，重責李广余八十大板！

四青袍　啊！（拖倒李广余欲打介）

何元直　且慢！

（唱）似这等刁惡徒本应打杀，

　　怎奈我有祖訓暫放于他。

李广余、赵氏，你等还是招了，免得我动大刑，你等皮肉受苦！

〔李广余、赵氏同笑介〕

李广余　你要打就打，要杀就杀。我等未曾犯法，無得可招！

赵　氏　似你这等昏官，跑到人家家里，白吃了几天飯，就說人家害人啦。恐怕上司知道，也不能容你！

何元直　你等休要猖狂！本官已得証据，哪有不能破案之理？左右，將李广余、赵氏暂且分押，明日再审。掩門！（下）

李广余
赵　氏　好一个昏官！

四青袍　休要胡言！下去！

〔众押李广余、赵氏下〕

第二十三場

〔周德胜上〕

周德胜　我、周德胜。今因我同門兄弟李广余被县官押在监中，我特請众家同門弟兄，前往总督台前代为申冤。众家兄弟想必来也。

〔四公子上〕

四公子　周大哥請了！

周德胜　請了！

四公子　相召我等，有何見教？

周德胜　無事不敢相約。只因李广余被县官拿問在监。他家人托咐我等代为伸宛。我想李大哥为人慷慨，倘若

我等上告，救他出獄，必將重謝我等。

四公子　但不知怎样上告？

周德胜　就說县官誣賴善良，意圖敲詐，哪怕那总督不允！

四公子　就依周大哥。我等同往，請！

〔同下〕

第二十四場

〔四龙套、中軍引黃廷桂上，"点絳唇"〕

黃廷桂　（詩）蓋世功名半段槍，

縱橫馳騁老疆場。

熊羆当道三边肃，

海上波濤靖不揚。

本爵、黃廷桂。自幼随同老皇，南征北剿，立下多少汗馬功劳。坐鎮三边，二十余載。聖上垂念老臣，將我調回內地，总督江、浙、淮、徐一帶兵馬，文武官員，統归节制。暫理粮餉，兼理民詞。且喜境內盜戢民安，倒也太平無事。今日乃衙参之期。中軍！

中　軍　有。

黃廷桂　傳文武各官进見！

中　軍　文武各官进見！

〔众官上〕

众　官　总督傳諭，一同进見，請！（打躬介）

中　軍　免！

〔众官打躬两边分立〕

黃廷桂　今乃大閱之年，本部人馬，必須認眞操練。本爵要亲自校閱，記下了！

众　官　喳！（打躬，下）

〔周德胜、四公子上，击鼓介〕

黄廷桂　何人敢来击动老夫堂鼓？左右！

四龙套　有。

黄廷桂　与我抓將上来！

四龙套　啊！（抓周德胜等跪介）

黄廷桂　为何擅敢击动老夫堂鼓？

周德胜　求大人伸寃！

黄廷桂　可有呈詞？

周德胜　有。

黄廷桂　呈上来！

〔牌子。周德胜呈状紙介，黄廷桂看状紙介〕

黄廷桂　可是实情？

周德胜　俱是实情。

黄廷桂　（大怒介）好哇！好一个大胆的东河县，竟敢一無呈报，二無供詞，將武生員李广余夫妇拿問在监，眞乃反了哇反了！中軍！

中　軍　有。

黄廷桂　拿我令箭，去調东河县知县来轅回話！

中　軍　得令！（下）

黄廷桂　周德胜，本爵已用令箭去調东河县知县前来回話。你等所告，如有差池，少时問明情节，定要將你等反坐。下去！

周德胜
四公子　是。（下）

〔中軍、何元直上〕

中　軍　东河县調到。

黄廷桂　下面跪的可是东河县知县？

何元直　正是。

黄廷桂　可是何元直？

何元直　正是。

黄廷桂　我且問你：武生員李广余夫妇因何拿問在监？

何元直　只为王甲身死不明。

黄廷桂　可有呈报？

何元直　無有。

黄廷桂　可有供詞？

何元直　也無有。

黄廷桂　哈哈！一無呈报，二無供詞，你就將他夫妇二人拿問在监。分明誣賴善良，意圖敲詐。本爵若是將你姑息，豈非这几省地方要暗無天日？左右，傳臬司进見！

中　軍　臬司进見！

〔赵燮民上〕

赵燮民　参見大人！

黄廷桂　將这东河县知县交付于你，严行看管。候本爵奏本进京，將他革職拿問！

赵燮民　啓禀大人：那周德胜等所告，乃是一面之詞。必須本司到得衙內，看明案卷，再定办法，方免差錯。望求大人定夺！

黄廷桂　所言有理。就將此案交付貴司。（交状介）何元直，暫將人头寄在你的項上，你須仔細了！打点了！掩門！（下）

〔四龙套、中軍下〕

〔赵燮民、何元直圓場，同进介。赵燮民坐介，何元直揖介〕

何元直　多謝大人搭救之恩！

赵爱民　同是为公，何言"搭救"？貴县請坐，有話細談。

何元直　告坐。

赵爱民　（看状紙介）貴县到任未久，一無呈报，二無供詞，將李广余拿問在监，是何緣故？

何元直　是卑职到任之先，在四乡訪查民情。聞得乡民傳說，王甲之死，情节离奇。故此亲赴他家，一住十天，訪得分明，可疑之处甚多，故此將他拿問。

赵爱民　如照貴县所說，可疑之处，究有几層？可請詳細說与本司一听！

何元直　大人容禀！

（唱）可疑的在空房怎能逃命？

可疑的招婿后遽变初心，

可疑的投河死尸皆無影，

可疑的避灾房舍有血腥，

可疑的那腰刀血痕隐隐，

可疑的李广余面現凶横，

可疑的賈鉄嘴胡言乱論，

可疑的王康氏未看分明，

可疑的赵氏女言語不慣，

可疑的他二人月下談心。

因此上才將他傳来訊問，

审供时遵祖訓并未动刑。

赵爱民　（唱）听他言来心中忖，

果然此案有疑情。

回头便把何令問，

审問因何不动刑？

既加审問，又不动刑，是何緣故？

何元直　卑职家有訓教，不許苦打成招。所以未曾动刑。

赵爱民　原来如此。我看此案主眼，全在賈鉄嘴身上。必須拿着此人，方有綫索。在未拿着他时，可將李广余与赵氏取保釋出，到时再行傳审，以平总督大人之气。你意如何？

何元直　賈鉄嘴本是案中要犯，卑职已派衙役四处踹緝。至于那李广余与赵氏詭詐百出，不能輕縱。若是为取悅上官，輕視民命，卑职縱保前程，回家也难对老父也！

赵爱民　所說甚是有理。但不知令尊何人？

何元直　卑职父亲告老在家，單名一个炳字。

赵爱民　原来是何老尚書之子，失敬了！此案情节重大，非比寻常。我現准你一月之限，务必审个水落石出，总督大人台前有我与你担待，就是我这頂烏紗不要，也要成全你爱民如子之心！

何元直　謝大人！

〔赵爱民下〕

何元直　好一个賢明赵大人！我不免赶紧回衙，安排便了。正是：風云多变幻，心地自光明。（下）

第二十五場

〔賈鉄嘴上〕

賈鉄嘴　灾祥由自取，辛苦为人忙。

我、賈鉄嘴。自从李广余相公，托我給王甲相面，王甲听了我的話，可就中了計啦。李相公怕露風声，送我紋銀二百兩，叫我远走高飞，他和那赵氏可就

称心如意啦。我拿了他的銀子，东游西蕩，日子也不少啦。又吃，又抽，又嫖，又賭，把那几个錢可也花完啦。他們在一塊火热，叫我在外飄蕩無归，这件事我不干。前些日子，听見說东河县这位新任太爷私訪此案，將李广余同赵氏一齐拿去。風声甚紧，我也不敢出头。这几天又听說李相公手眼通天，在总督衙門上告，把县官告倒，拿进省去，大概是沒事啦。我不免去找他，再打个主意。他若肯多送我几文，我就再拿去吃吃喝喝，豈不舒坦？好在他白得了王家一份家業，也就不在乎。他若不肯，我就說要到总督衙門告他去，不怕他不依。我就是这个主意。正是：兴家立業全憑嘴，面軟心慈不發財。（下）

第二十六場

〔康氏上〕

康　氏　屋漏偏遭連夜雨，行船又遇打头風。

自那日媳妇与那李广余被衙門拿去之后，事經多日，消息不明。老身放心不下。今日不免亲身去到衙門打探一番。（向内）列位大嫂，老身去到衙中看望兒媳，一二日就回。家中門戶，煩劳代为照料。回来之时，再来相謝。

众鄰居　（內）是啦！

康　氏　老身就此向衙中打探去者！

（唱）出門来不由我心酸难忍，

到监中見赵氏細問分明。

但願得蒼天爷可憐穷困，

　　免得我年迈人孤苦伶仃
来此已是。待我問話，哪位在？
〔女禁上〕
女　禁　找誰的？
康　氏　王甲之妻赵氏。
女　禁　哪来的这么个王甲之妻赵氏？你打听明白再来！
康　氏　就是李广佘之妻赵氏。
女　禁　那是李大娘子，怎么又成了王甲之妻啦？你等着，我替你言語声。
康　氏　有劳了！
女　禁　（向內）李大娘子，外边有个老婆婆要見您哪！
赵　氏　（內）是啦！
（唱倒板）
　　聞康氏来探监怒气难忍，（上）
（唱）这樁事都由她起下禍根。
　　我若是不許她进来探問，
　　官府中必看破內有别情。
　　無奈何忍下气將她喚进，
女　禁　出来啦。待我領她进来。老婆，随我来！
〔康氏进門，見赵氏掩泪介〕
康　氏　（唱）見媳妇不由我双泪盈襟。
　　也是我王門多不幸，
　　累得我賢媳妇苦受灾星。
媳妇，你吃了苦了！
赵　氏　你开口王門，閉口王門，要不是你王門朋友，还不能將我害到这兒来呢！
康　氏　听媳妇之言，老身倒有些不解。

赵　氏　(怒介)不是你留的那个好朋友嗎！……

康　氏　(惊介)可是那位客官？他在我家住了几日，"謝"字不提，他就走去，也就罢了，难道还陷害我家不成？

赵　氏　(更怒介)你别装糊塗啦！等我有日子出去，咱們再算賬！(下)

〔康氏詫异介〕

女　禁　得啦！得啦！讓你进来，是李相公的面子，一个謝候也沒要你的。怎么到这兒还吵起嘴来啦？你当是你們家哪？大老爷要回来听見，我可担不起。快走吧！

〔女禁推康氏出門介〕

女　禁　这是哪兒的事！(下)

康　氏　这是从何說起！

(唱)适才媳妇把話論，

　　叫我心中起疑云。

　　只得且往家園奔，(轉至下場門)

〔賈鉄嘴上〕

康　氏　(唱)那旁来了个相面的人。

〔賈鉄嘴見康氏，躲介〕

康　氏　那旁之人，好像那个賈相士。他能未卜先知。我不免赶上，將我家官事問他一問。(追賈鉄嘴)賈相士！賈先生！

〔四青袍引何元直上〕

何元直　憑得丈夫眞本領，不愁宦海惡風云。何事喧嘩？

四青袍　有一个老妇人追赶一相士。

何元直　(望賈鉄嘴介)我看此人，好似賈鉄嘴。衙役，你等赶上，將他面目掩住，綁回衙中，不許与他人交談。

違者打断尔的狗腿！

四青袍　啊！

〔四青袍用衣服蒙賈鉄嘴头介，拿下。何元直下〕

康　氏　(惊疑介)啊！我看馬上那人，好似那位客官，为何打扮官府模样，將賈先生綁了回去？这、这、这叫老身越發不得明白。只好回家，再做道理。(下)

第二十七場

〔何福上〕

何　福　人行千里路，馬踏万重山。

我、何福。奉了太老爷之命，往少主人那里下書。不免催馬加鞭，趲程去者！(下)

第二十八場

〔四青袍引何元直上，院子上，迎介，何元直下馬介〕

何元直　兩旁退下！

〔四青袍、院子下〕

〔何福上〕

何　福　何福与少主人叩头！

何元直　罢了。你且起来！

〔何福起介〕

何元直　你奉何人所差？

何　福　太老爷所差。

何元直　太老爷可好？

何　福　太老爷身体甚是康健。現有家信在此，少主人請看。(呈書信介)

何元直　你且下去用飯歇息。

何　福　多謝少主人！(下)

何元直　自从那日在臬司衙門，多蒙赵大人替我求情，准我一月限期，审明王甲一案。且喜回衙之便，遇着賈鉄嘴，將他拿到，可算案中要犯俱已齐全。但李广余那种凶横，赵氏那种刁狡，賈鉄嘴那种詭詐，若是不用严刑，如何能够招認？若是用起严刑，又恐違背我何門教訓。这、这、这便怎么处？(起立沉思，拆信細看介)适才奉到我父諭道：审問案情，与其苦用刑求，不如利用犯人心情。啊，这犯人的心情怎样才能利用？怎样才能利用？(沉思点头介)嘔，我自有道理。班头們进見！

〔二班头上〕

二班头　叩見太爷！

何元直　罢了。賈鉄嘴現押何处？

二班头　押在獄神庙內。

何元直　甚好。附耳上来。(与班头附耳介)

〔二班头下〕

何元直　待得晚来，定有分曉。正是：虽然多鬼蜮，难測此机关。(下)

第二十九場

〔四青袍押賈鉄嘴上，四青袍下〕

賈鉄嘴　喂！你們这是做什么的？怎么不容人說話？你們要是綁票的，我一个穷人，家里也沒有銀錢，孤身一口，还有人贖我么？你們要是剝人的，我身上一無銀錢，二無珠宝，一件旧棉袍，还値得剝嗎？您高抬貴手，咱們交个朋友，往后还許有可以給您效力

的地方，您看怎么样？（侧耳听介）嗐！别不言語呀！我要一喊，惊动了四鄰，你們不就麻煩了嗎？朋友，快撤开吧！（又侧耳听介）好像沒人似的。再不言語，我可要罵啦！（再侧耳听介）眞沒人啦，想我遇見王甲的媽，在后边追赶我，我正在躲避的时候，糊里糊塗，把我給蒙在这里来啦，眼睛也蒙着，手也綁着，也辨不出什么地方，連人声也沒有。我是又瘾、又餓、又困，沒法子，先睡一覺再說吧。（就地卧介）

〔一班头扮鬼卒，一班头扮假判官上，四青袍分牛头、馬面，何元直扮書吏上，判官上坐，众侍立，鬼卒将賈鉄嘴解开，賈鉄嘴惊醒介〕

賈鉄嘴　喲！这是什么地方？

〔牛头、馬面向賈鉄嘴怒吼介，賈鉄嘴战栗介〕

賈鉄嘴　你們这些牛头馬面的，是些什么人，我莫非做夢嗎？

判　官　賈鉄嘴，为你在陽世三間，謀害王甲。現在他在閻罗天子駕前將你告下，为此攝取你的生魂到此。还不从实招来！

賈鉄嘴　小人与王甲远日無寃，近日無仇，焉能將他謀害？

判　官　到了陰曹地府，还是这等抵賴？鬼卒的，油鍋伺候！

〔鬼卒擲叉怒吼，賈鉄嘴惊介〕

賈鉄嘴　有、有、有招！事到如今，我看跑不了啦，我招了吧。

判　官　从实招来！

賈鉄嘴　只因李广余与赵氏同住南庄，家只一牆之隔。他二人从早就有奸。赵氏嫁与王甲，乃是父母做主。他二人仍然不断往来。后来王甲生疑，不許他女人住娘家去。因此李广余才生了害他之心。小人在賭場与李广余有个認識，叫小人假裝与他相面，只要想

法把他騙进空屋子去，他就謝小人二百銀子。往下就都是他們的事啦。

何元直　何以与王甲那日相遇如此之巧？

賈鉄嘴　是他妻子送信的。

何元直　那头髮怎么竪立起来？

賈鉄嘴　是他妻子定計，早起將碎鉄末藏在他髮髻之內，又交給小人扇子一把，股子上有吸鉄石，所以一沾就起来，为的是將他母子騙信。

何元直　王甲尸身現在何处？

賈鉄嘴　那是李广余做的，小人实不知情。

何元直　可是实言？

賈鉄嘴　句句实言。

判　官　画供！

〔賈鉄嘴画供介〕

判　官　帶赵氏！

〔一鬼卒背赵氏——用衣蒙脸上，牛头馬面怒吼介〕

赵　氏　我在监中睡得好好的，怎么到了这个地方啦？（向賈鉄嘴注目）你不是賈鉄嘴嗎？怎么你也在这兒呢？

賈鉄嘴　你我現在都到陰曹地府啦，你丈夫把你告下来啦。

赵　氏　（战栗介）我、我、我不信！

判　官　赵氏，快將与李广余通奸謀害王甲一案，从实招来！

赵　氏　我不知什么叫謀害王甲！

判　官　如此刁妇，还要狡賴。左右，將她叉上刀山！

〔牛头、馬面持叉欲叉赵氏介〕

賈鉄嘴　招吧招吧，已經死啦，何必再受罪呢？

赵　氏　有招有招。

判　官　快招！

赵　氏　只因李广余憤恨王甲，起下不良之心。小妇人也嫌他懦弱無能，故此定計叫他(指賈鉄嘴介)將王甲騙入空房之內，將他害死。

何元直　李广余是怎样进得空房的？

赵　氏　小妇人引进去的。

何元直　何时引进去的？

赵　氏　是小妇人打水擦抹房子之时引进去的。

何元直　投河的是哪一个？

赵　氏　那是李广余为掩人耳目做的。

何元直　王甲尸身現在何处？

赵　氏　(迟疑介)尸身么？

判　官　(拍案介)快講！快講！

〔牛头、馬面喊介〕

赵　氏　在后院空房草垛之下。

何元直　左右！(与鬼卒耳語介)

〔鬼卒下〕

判　官　画供！

〔赵氏画供介〕

判　官　帶李广余！

〔一鬼卒背李广余——用衣蒙脸上〕

賈鉄嘴
赵　氏　他也来啦。这个案子可要完啦。

判　官　李广余，王甲告你謀害于他，还不实招！

李广余　小生不識王甲。

判　官　来到陰曹，还要花言巧語？左右，將他送入拔舌地獄！

〔牛头、馬面持叉欲叉李广余介，李广余回顧賈鉄嘴、赵氏介〕

李广余　你二人可曾招認？

賈鉄嘴
赵　氏　俱已招認。

李广余　也罢！情願画供。（画供介）

判　官　帶在一旁！

〔众带李广余、赵氏、賈鉄嘴下〕

〔何元直等换原服介。仵作上。何元直上坐〕

何元直　帶人犯！

〔众役带李广余、赵氏、賈鉄嘴上〕

众　役　跪下！

〔李广余、赵氏、賈鉄嘴同跪介〕

何元直　抬起头来！你等可認識本县？

賈鉄嘴　你不是我的那个卖布的当家子嗎？

李广余
赵　氏　原来就是你呀，我可上了你的当啦！

〔一班头上〕

班　头　王甲尸身起到，还有破官靴一双。

何元直　当堂験来！

〔仵作験尸介〕

仵　作　験得王甲刀伤支解身死。

何元直　起过一旁。李广余，这双官靴哪里来的？

李广余　（背供介）事到如今，不認也是不行啦。（向何元直）这双官靴，乃是我的，因假装投河的时节，是穿王甲之鞋，这靴携帶不便，故此將它掩埋坑內。

何元直　王甲禁閉空房之后，你系何日將他害死？

李广余　当日將他害死。

何元直　为何至七日方才假装投河？

李广余　一为王甲之母寸步不离，二为符相士之言，好使大家相信。

何元直　这就是了！

（唱）勘明案情心头恨，

因奸害命罪非輕。

前听風聞多不信，

因此私訪去查詢。

这其中是是非非多疑問，

总督衙門辯不清。

若不是赵大人多廉正，

只恐怕这复盆之下，海底沉冤永世难明。

都只为康氏多迷信，

这才遂了奸夫的心。

此番巧用这陰审，

將迷信破迷信依样葫蘆审出眞情。

人来与我忙帶走，

待等上审定罪名。

〔康氏上〕

康　氏　寃枉！

何元直　帶上来！

康　氏　与太爷叩头！

何元直　康氏你抬起头来！可認識本县？

康　氏　老妇人不知，多有冒犯，太爷开恩！

何元直　你兒子寃枉，本县已經审問明白了。解省之后，自有發落。說到这場是非，皆由你迷信而起。念你年老無依，將李广余家財撥你一半，你就訪立子嗣，以終天年。必須随时劝諭各色人等，务要破除迷信，以免貽誤家庭。下堂去吧！

康　氏　謝太爷！（下）

何元直　左右，將一干人犯帶齐，回复臬司去者！

众　役　啊！

〔何元直下。众役押李广余、赵氏、賈鉄嘴下〕

第三十場

〔院子引赵憂民上〕

赵憂民　（引）秉法如霜肃，存心似水清。

本司、赵憂民。那日在总督大人台前，發下周德胜等控告何元直一案。是本司查得王甲之死，頗有可疑，因此特准何元直限期一月，將此案問明，也好回复总督大人，不料去了几日，毫無消息，倒叫本司放心不下。家院，伺候了！

院　子　是。

〔何元直上〕

何元直　忙將王甲案，报与大人知。

門上哪位在？

院　子　何事？

何元直　煩劳通禀，就說东河县知县何元直求見。

院　子　候着。禀老爷：东河县求見。

赵憂民　叫他进来。

院　子　有請！

何元直　参見大人！

赵憂民　罢了。看座！

何元直　謝坐！

赵憂民　王甲一案怎么样了？

何元直　俱已审問明白，現有供詞，大人請看。

〔呈供詞介〕

赵憂民　(看供詞介)可是苦打成招?

何元直　卑职未曾用刑，焉有"苦打成招"之理?

赵憂民　足見貴县才能。人犯可已帶到?

何元直　俱已帶到。

赵憂民　甚好。衙役們!

〔四公差上〕

四公差　有。

赵憂民　將东河县解来一干人犯帶在馬后。貴县一同前往总督衙門。就此帶馬伺候!

〔赵憂民、何元直上馬介。众圓場，赵憂民、何元直下馬介，众役暗下〕

赵憂民　来此已是。門上哪位在?

〔中軍上〕

中　軍　原来是赵大人!

赵憂民　就煩通报，本司帶东河县令求見。

中　軍　有請大人!

〔"长錘"。四龙套、四刀手、院子上，站門。黃廷桂上〕

黃廷桂　(唱)玉帶金符震九州，

　　臣扶社稷分君憂。

　　当年奇績三边奏，

　　赫赫声名万里侯。

　　至今边塞干戈靖，

　　廿載筹边费机謀。

　　聖主爷对某龙恩厚，

　　移調內地聖遇优。

　　黃金大印虽悬肘，

　　只憐霜雪已盈头。

感主龙恩岂敢后，
不因無事緩綢繆。
轅門鼓响如雷吼，
且听中軍报根由。

中　軍　稟大人：赵大人与东河县令求見。

黃廷桂　叫他們进来！

中　軍　有請赵大人！

〔赵憂民、何元直同进，赵憂民打躬，何元直跪介〕

赵憂民
何元直　參見大人！

黃廷桂　罢了。起来！

〔何元直起，一旁站介〕

赵憂民　东河县令將王甲一案审問明白，人犯帶齐。現有供詞，大人請看！（呈供詞介）

黃廷桂　（看供詞介）好哇！不是赵大人那日言講，本爵險些錯怪了好县令。何元直！

何元直　大人！

黃廷桂　你留心民事，甚是可嘉。待本爵打本进京，奏明聖上，將你道府并用。先行下堂冠帶起来！

何元直　謝大人！（下）

黃廷桂　帶人犯！

〔四公差帶李广余、赵氏、賈鉄嘴上，跪介〕

黃廷桂　李广余！

李广余　有

黃廷桂　赵氏！

赵　氏　有。

黃廷桂　賈鉄嘴！

賈鉄嘴　有。

黄廷桂　你等謀害王甲，可是实情？

李广余
赵　氏　句句实情。
賈鉄嘴

黄廷桂　嘟！似尔等冒犯王章，謀害人命，若不明正典刑，国法何在？刀斧手！

四刀手　有！

黄廷桂　与我推出斬首！

赵憂民　且慢！这赵氏謀害亲夫，那李广余絕了王氏宗嗣，罪应凌迟处死，若是斬首，豈不便宜了他們？

黄廷桂　就依貴司办理。有劳监視行刑。

赵憂民　遵命。帶下去！

〔四公差带李广余、赵氏、賈鉄嘴下〕

〔何元直換衣冠上，打躬旁立。黄廷桂取供詞看介〕

黄廷桂　啊，那日周德胜等来轅擂鼓，說道，如有不实，一同治罪。今日豈可饒恕于他？中軍！

中　軍　有。

黄廷桂　將周德胜等一齐抓来！

赵憂民　罪在为首，还請大人詳情。

黄廷桂　好，就單傳周德胜！（交令箭与中軍介）

〔中軍下〕

黄廷桂　赵臬司，那周德胜誣蔑長官，欺瞞本爵，該当何罪？

赵憂民　因奸害命，他等并不知情，还求大人开恩。

黄廷桂　傳他到来，再做道理。

〔中軍带周德胜上，交令箭介〕

中　軍　周德胜傳到。

黄廷桂　周德胜，那日你击动本爵堂鼓，与李广余申冤。現在李广余情眞罪实，你还有何話說？

周德胜　小人知罪。

黄廷桂　要的是你知罪。左右！

四刀手　有。

黄廷桂　推出轅門斬首！

赵燮民　周德胜情輕罪重，求大人法外施仁。

黄廷桂　看在二位的臉上，左右！

四刀手　有。

黄廷桂　將周德胜与我重責八十！

四刀手　啊！

〔四刀手打周德胜介〕

黄廷桂　与我叉了出去！掩門！

〔四刀手推周德胜下，四龙套、中軍、院子等下〕

〔赵燮民、何元直打躬介，黄廷桂吹鬍子介，“四击头”，黄廷桂下〕

赵燮民　仁兄荣升，可喜可賀！

何元直　大人提拔！

〔同下〕

第三十一場

〔四龙套引赵燮民上，上坐介〕

赵燮民　劊子手，时辰可到？

四刀手　时辰已到。

赵燮民　推出行刑！

四刀手　啊！

〔四刀手推李广余、赵氏、賈鉄嘴下，斬介，献头介〕

四刀手　斬首已畢！

赵憂民　衙役們！

众　役　有！

赵憂民　回衙去者！

众　役　啊！

〔同下〕

統一書号：10071·396
定　价：(7) 0.46元